

俠義
小說

雍正劍俠奇案

中國偵探社會

舊參
I 246.4
Z Q 812
(1)

言爲心聲。此語固信而足徵矣。不知著作一道。固隨性情之好尚。爲因境遇之通塞爲轉移也。是以身列華臚。心無憂患者。其所爲文必清

塵。或有重於情致。懊儂傷春者。其所爲文必纏綿悱惻。纖穠香豔。又或生性刻峭。城府深嚴者。其所爲文必諷刺譏評。艱深刻澀。至於淪落不偶。遭際多窮。侘傺無聊。有才無命者。則其所爲文必激昂慷慨。磊落嶽崎。有翫麟不平者。卽裨官小說。亦何莫不然。余謂近時說部中。如品花寶鑑。則清華典麗者也。如禪真逸史。則飄逸淡泊者也。如金玉姻緣。則纏綿香豔者也。如儒林外史。則諷刺刻峭者也。至於激昂慷慨。嶽崎磊落。則莫如野叟曝言爲最焉。余讀其書。想見其抑鬱牢騷之氣。無可舒寫。特借此而吐其胸中之蘊蓄矣。秣陵澹秋生與余

爲舊交。性嗜書。遇輒披閱。弱冠卽腹笥便便。其兄顧曲生。琳瑯縹緲。百城坐擁。生則蹈瑕抵隙。恣情瀏覽。有暇更寢饋其中。以是所學愈宏富。年二十餘。始學爲文。三試始得一袷。而年已三十矣。但其生性。雅不欲於制藝中求生活。必究心於淹博。旣壯。家食不遑。飢驅奔走。顧其性脫落。小節不拘。坐是不能遭伯樂而生。兀傲之氣。又不屑低首下心。以求合於當道。是以繭足奔馳。垂青卒眇。然其胸中嶽峙磊落。抑鬱不平之概。蓋有與年俱長者矣。歲戊申。就師範學舍編緝之聘。公餘之暇。輒拈弄筆墨。所作詩詞雜著甚夥。又戲編劍俠奇案六集。余披閱之。覺其激昂慷慨。舒寫不平。可以與野叟曝言並稱。雖然。野叟曝言佳則佳矣。特其恢奇詭異之處。有出乎情理之外者。而描撫猥褻淫蕩之文。又爲世所詬病。故不若此書。雖嶽峙而仍歸中和。磊落而仍歸純正。其事跡雖近附會。要皆範於情理之中。而不越乎規矩之外。此所以有過之無不及也。旣脫稿。僅

有前集。余讀一過。筆致離奇。文情恣肆。其描寫處。如禹之鑄鼎。溫之然犀。變幻吞吐之勢。又令人不可測度。倘置之社會中。仍可以懲勸世俗。鍼砭愚頑。乃懲愚付梓。以饋餉同好。況近今各家小說。層出不窮。優劣之品。評既淆。酸鹹之嗜。好有別。安見此書不可風行一世乎。故略叙數語。以質之有嗜痂之癖者。

宣統二年九月金壇馮燾叙於白門旅次



聖正朝夜奇案序



自叙

大荒窮谷之中。有一人焉。應聲而吁。紆氣而嘯。發乎天籟。不自知其妙。有過其旁者。聞而樂之。繪其形狀。摹其容態。自是應聲而起者。皆思出其奇。以爲表見。而揣摩之品。已下矣。其不能肖者。又作爲呀啞叱咤之音。思別開一途。以爭勝。于是靡靡者。漸不可止。知此可以悟文品升降之故。亦可知說部優劣之原矣。夫文者。嗚乎天籟者也。不可有所摹仿也。自施耐菴之水滸傳。蒲留仙之聊齋記。曹雪芹之紅樓夢。元人之會真記。出皆以獨標一格。名於世。雖互有優劣。而其初無所摹仿。故尙不失本來之面目。蓋去天籟猶未遠也。自後水滸紅樓後。夢螢聽異草。及九種十種曲出。後之作者。遂各有千秋之想。不得不效顰前人。以期爭勝。浸淫已失其初。唯七俠五義一書。信手拈來。獨闢蹊徑。尙能別樹一幟。後人又踵之以成劍俠各書。規撫前人。描頭畫角。比之原書。已有上下床之

別爭之而不能者。又以詭譎迂怪之旨。發爲牛鬼蛇神之狀。狗尾續貂。畫蛇添足。讀之令人欲嘔。噫。此天籟所以不鳴。而小說之品日卑也。蒙所著之劍俠遺珠一書。雖未必不落前人之窠臼。較之紅樓後夢。水滸後傳。似尙能脫然畦町也。卽如書中所記各案。不盡子虛。附會平苗。獠處。又以魏默深之聖武記爲藍本。似於一國朝掌故。亦有相合。是雖不敢爲天籟。亦未規撫前人。而強學邯鄲之故步也。質之海內小說家。或不至河漢斯言也。

時宣統著雍涪灘之歲。重光大淵獻之月。秣陵澹秋生自記

題詞

快馬不絡頭。千里走報讐。神龍不見尾。挾浪凌滄洲。忽然履人世。觸目皆怨愁。
仕宦貪墨敗。閨閣中菁羞。螳螂與黃雀。徵逐無時休。輾轉相繆結。罪案等山邱。
幸有清醒者。輕重量報酬。一撇如飛電。碧血染銀鈎。風雨半天落。一洗世途俛。
筆墨雖嶽崎。難爲飢怒調。王孫悲失路。徒令哭道周。有才不見用。中書寫離憂。
開卷發長歎。文光射斗牛。

皖桐子疇方壽祺題

太白精虹出。風雷繞指生。一龍吟有態。百魅走無聲。誅殺亦功德。創懲見性情。
不嫌手足烈。欲剗世途平。

一冊賢奸著。千年文字祥。風塵留劍氣。楮墨落奇光。秦鏡照魑魅。龍泉逐虎狼。
筆花馳驟處。腕底挾風霜。

毘陵陳鵬題於白下之韜園

無端異想闢天開。筆墨新奇著述來。雲外鷹鷂毆鷄爵。海中蜃蛤幻樓臺。念回錦繡文心織。一卷賢奸稗史裁。說劍說詩俱第一。此才何以沒蒿萊。筆底烟雲眼底馳。丹青絕技有誰知。千年古鏡留魑魅。一座洪爐自煉錘。唯有此書能下酒。何堪把筆便題詞。他年紙爲傳抄貴。洛下蜚聲會有時。

白門女士蒲仙周墨亭題

一管生花筆。縱橫盡化工。風雲多變幻。波浪起洪濛。俠士纔揮手。貪人已搵胸。願開荆棘地。歸入坦途中。稗史原游戲。傳抄未足奇。天心覘向背。世道藉維持。一士目方努。羣奸魄已褫。描摸窮盡相。牛渚似燃犀。

江陵女士陳劍如率題

緣起

古云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是不錯的。朝廷政尚嚴刻。則人心自然畏懼。政尚寬厚。則各事自然疲玩。所以風飄寥唳者。發動於青萍之末。國勢消燿者。胎原於宦海之中。我朝自

世祖章皇帝定鼎以來。雷厲風行。迅掃六合。遂使混一華夏。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其時文武百官。無不潔己愛人。奉公守法。天下的百姓。無不熙熙皞皞。歌舞太平。真個是興朝氣象。到了

世宗皇帝。雄鷲英睿。文網細密。法令煩苛。而又明察如神。真有階前萬里之象。內而卿相尙侍。外而督撫藩臬。稍有點劣跡的。卽無緣無故。一覺睡後。身首分開。頭腦不見。弄得各官一個個兢兢業業。危如朝露。卽邇室屋漏。如有神明鑒察的一般。不敢稍有蕩檢踰閑。自取殺身之禍。相傳其時有一班劍俠。供

世宗之驅使。著他潛察暗訪。在外打聽各官之清濁良莠。作書的於二十年前。在一個藏書的人家。看見薄薄一個抄本。籤上題着電光影三字。內中所載盡是雍正年間劍俠之事。直到乾隆末年。彼時一覽而過。不大留心。恍惚記得有九山王。陰室夫人。高郵書記。賣橘叟。及某尙書葉子戲。洪海客換頭。福保聯詐死諸事。無不被朝廷剪滅的剪滅。正法的正法。甚至叫人把頭偷來。不敢聲張。所以官清吏潔。弊絕風清。後來到

文宗御世。存心寬大。除掉軍營失機的重情。都悠游姑息。不肯苛求。這一班劍俠亦雲散風流。音沈響寂。各官既以朝廷專事羈縻。又無臨在上質在旁的鑒觀。馴至奉行故事。文恬武嬉。後來愈趨愈下。竟公然受私枉法。上下交征。賄賂菴苴。草菅民命。弄得世界黑暗。慘無天日。但是劍俠之流。雖然無聞。而麟角鳳毛。一綫之延。猶未絕迹於人寰。偶然出來。代天行討。補朝廷刑罰所不及施。耳

目所不及。察彰善懲惡。游戲三昧。砭鍼那愚頑。創懲那貪劣。亦算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了。只恨天下少了幾個劍俠。不能到處游行。補偏救弊。以此弱肉強食之事。時有所聞。就這書中如濮固仁之誣良爲盜。馮仁培之百物苛捐。許氏之因奸斃媳。吳才之爭產毒弟。都是實有其事。並非架空虛構。作書的人或是目所親見。或是耳所親聞。不過時候地方人名不同。挪移借用耳。作者既親見親聞。以身無筆削之權。手無誅殺之力。只好咄咄書空。裂眦指髮。又不甘安於緘默。故借雍正後劍俠之事。附會綏撫苗搖之案。互相移置。而拉拉雜雜。成這部小書。舒洩胸中骯髒不平之氣。且可以懲勸世人。警戒官吏。就附諸電光影之後。而名之曰雍正劍俠奇案遺珠。閱者諸君。不知以爲然否。

宣統二年九月重陽後十日秣陵澹秋生識於師範學舍之南牕

雍正劍俠奇案錄起



小俠義

雍正劍俠奇案目次

秣陵澹秋生著

第一回 故事奉行官吏捕盜

傾心結客兄弟留賓

第二回 見危難拔刀助孤客

提舊恨借劍殺讐人

第三回 濮知縣借端輕索賄

呂廷獻禦盜痛亡身

第四回 錢師爺幕中施密計

陶健侯勸友走他鄉

第五回 知恩報恩長途聘友

因義及義俠士探監

第六回 太行山老尼教劍術

盤山驛豪客戮金人

第七回 蕭遜菴單身平巨寇

楊大洪千里覓恩師

第八回 田大郎演說烏風砦

蕭勇士驚賊降童山

第九回 渾府尹當堂受諷刺

奇女子暗地寄刀函

雍正劍俠奇案第一冊目次



俠義
小說

雍正劍俠奇案

白下淡秋生著

第一回 故事奉行官吏捕盜

傾心結客兄弟留賓

古云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蓋以幽燕山陝之地。山岳嶽嶠。地勢深厚。遂致鍾毓靈秀。往往賦畀一二人之身。作出了震古鑠今之事。以傳不朽史記。所載關東大俠。如朱家郭解之流。皆生長其間。後之英偉奇特。史不絕書。良有以也。古詩又云。燕趙多佳人。又曰。北方有佳人。可見其地不獨產俠烈之士。並生穠豔之姿。演出了許多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其中兼着些忠孝節義。奸盜邪淫之輩。遂使小子採取了遺事。編就一部小說。以餉世人。然其人雖出自北方。而其事之原起。却出在南方。諸公若不嫌煩瑣。聽小子細細說來。以醒睡魔。話說廣東惠州高州潮州一帶。地處海濱。汝港紛歧。海盜出沒其間。初則在海裏劫

奪客商。繼則在陸地擄搶店戶。地方官原不敢告之大吏。說他地方有了盜賊。後來見鬧得利害。恐耽隱匿不報處分。就不敢隱瞞。申文至省。請兵剿除。督撫見了此等文書。是司空見慣。那裏拏他當件事。虛應故事。申飭幾句。札飭惠潮嘉兵備道。同潮州鎮總兵協剿。試問這些綠營同水師的兵丁。平日既不能按時操練。地理又不明。到日領糧。自在慣的。怎會捉捕海盜。然上頭既有差遣。不得不去。這兵備道與總兵先後接到文書。函商來往。延宕了個把月。方定了主意。由兵備道委了個知縣。管領五百人。由總兵派了一名游擊。兩名都司。四名千總。領了水師提督的十六號長龍舢板。巡弋海面。叫他盡力攻擊。這幾個人亦知是虛應故事。運氣好得個保舉。都會有的。興興頭頭。擇日放洋。每日巡哨到四五十里。並不見一隻賊船。對着大洋放了幾個大炮。天天如此。到了七八天上。就算得勝。唱着凱歌。把船搖回。就稟復道台總兵。說打仗幾回。擒斬幾人。

餘賊遠颺。洋面一律肅清。又粧點了許多熱鬧話。詳上去。道台總兵就把原稟。裝在詳文內。申詳到制台那裏。末云。此次該游擊等出洋剿賊。迭獲勝仗。迅奏膚功。實屬異常出力。可否擇尤給獎。一示鼓勵云云。制台並不查明如何打仗。如何肅清。雜了自己幾個私人。照例保奏出去。于是知縣游擊都得了優獎。制台幕友官親亦得了保舉。不料這起海盜打聽得官場如此辦事。不覺暗暗好笑。胆子越發大了。勢子越發張了。過些時又出去打劫。這回竟打劫出一場大禍來。推原其故。不能不怪這班官吏。或者遇事彌縫。或者養癰遺患。甚至暮夜包苴。弄幾個不乾淨的錢。添添腰包。積重難返。已成習慣了。使能有一個真心爲民的。何致出了如此大亂子來呢。閒言少說。歸入正傳。原來廣東新會縣有個向陽村。離城二三十里。村裏有分人家。一個老翁。姓呂名廷獻。六十多歲。祖上爲商。家中溫飽。老妻已故。雖然經商人家。這老翁自小好作工夫。什麼八段

錦易筋經。盤杠子。玩石製。件件都會。到了六十多歲。仍是精神強健。有兩個兒子。大有父風。老翁亦歡喜指點他。到了成人之時。就延請名師教授武藝。馳馬試劍。射箭彎弓。並鎗棒之類。大的取名呂邦文。字揆卿。二的取名呂邦武。字奮夫。不到幾年。俱進了武學。又先後中了武舉。于是成了縉紳人家。人俱以老封翁尊敬。廷獻了。該應這幾年生意。作得順利。狠賺錢的。所以也算得新會縣富戶了。邦文邦武俱娶了親。不兩年。邦文生了一子。名叫琪官。四五歲的時候。就伶俐非常。廷獻極愛他。常對兒子道。當今太平之世。習武究竟無用。琪官將來給他讀書罷。邦文等亦以爲然。弟兄兩個亦曾進京會試。俱未得中。在家疏財仗義。濟困扶危。並享天倫之樂。甚是快活。一天忽然有個朋友來會他。兄弟二人一見。大喜過望。同聲說道。今日是什麼風。怎得把你吹來的。真是意外的事呢。趕緊讓進中堂。叫家人打臉水。泡茶。把行李發進。把馬牽到槽上好生喂養。

細談別後衷曲。原來此人姓陶。名康。字健侯。山西潞安府人氏。亦是一個武進士出身。軟硬功夫俱全。那年邦文等進京會試。在京遇着。甚是要好。弟兄兩人見他血姓過人。英武邁衆。遂結爲生死之交。性命之友。後來分手。常有書信來往。今朝突然而來。你道他弟兄喜也不喜。當下陶康立在中堂。先要請見老伯。邦武請他歇歇。他一定不肯。邦文入內。請了老父出來。陶康恭恭敬敬。行了子姪之禮。老翁謙了半晌。受了半禮。然後分賓主坐下。陶康心中想道。呂老伯年近七十。尙是如此強健。老翁心中亦想道。這人相貌出衆。氣宇不凡。真個英雄本色。于是開口道。小兒輩常道及尊駕。爲當今之豪傑。心中嚮慕。有如飢渴。今日得見。氣度丰采。不禁令人心折。老朽年邁。不敢仰攀。兒輩將來一切。總望尊駕提挈。陶康躬身道。老伯如此尊稱。如此過獎。小姪萬不敢當。老伯古稀之年。精神矍鑠。將來定享期頤。小姪正當暢聆訓誨。至揆兒奮兒。英年秀發。小姪自

愧不如無事越俎。既承老伯尊囑。將來定能互相扶助的。老翁對家人道。陶老爺老遠路來。定已飢餓。你們赶快預備罷。又回頭對陶康道。村野山居。愧無佳肴。以貺嘉賓。只好將就些罷。陶康道。小姪來此。尙擬盤桓幾日。承老伯厚愛。當視爲子姪之列。不要客氣方好。邦文道。今日忽忽。只好隨便。明日再爲洗塵接風罷。老翁道。好好就這麼說。不可過於簡慢了。隨卽立起身道。老朽尙有點俗事失陪。少刻我們再談罷。陶康亦立起道。老伯請便。老翁自踱入後堂去了。邦文弟兄先問陶康動身何日。行程幾日。路上風景如何。家人已將酒菜擺好。卽不拘客套。互相入座。一面吃酒問答。陶康道。愚兄自得此微末前程。本不樂於進仕。住在家中。認識幾個朋友。終日聚談。頗可消遣。唯常常記念你弟兄二人。每欲看望。未得其便。湊巧我有個表叔。作廣東潮州府碣石營參將。前日升了南韶營副將。寫信叫我來。所以能到此地。在我表叔衙門裏。住了一月。就到

此地的表叔仍再三叫我不要耽延多日。邦文笑道：至好朋友難得到此，就不住一年，也要半載。陶康道：休說一年半載，卽三月五月，恐亦不能。老弟盛情，愚兄只好心領罷了。邦武道：我們今日且自飲酒。俗云：裝不裝由船家，卸不卸由客人。隨後再商量罷。陶康也就不便多說。飲酒中間，邦文又叫妯娌兩個帶着琪官出來相見。陶康見了小孩，秀骨亭亭，粉裝玉琢，甚是歡喜。知他將來是個英物，不一時掌上燈火。三人暢談時事，舒洩抱負。陶康道：我竟醉了，要過筆硯，題出律詩一首道：

四海飄零祇此身。腰間一劍老風塵。不思富貴乘世逼，但願恩讎記取真。世上豪強寧有耳，座中俠烈豈無人。他時酌酒酬東向，願祝虬髯大海濱。

邦文看了道：大哥吐屬，情見乎詞，足見是李藥師常開平一流人物。邦武道：適才大哥說認識一些朋友，終日聚談，是些什麼人？何妨略爲告知。陶康道：愚兄

朋友原也不少。但稱爲知己者。不過三五人而已。就中有個姓蕭的。是山西澤州人。與我最爲莫逆。此人年紀纔二十五六。生得身體文秀。却是力敵萬人。要論他的本事。真是令人佩服。文武並妙。豪俠干霄。生平專慕跳丸擊劍之風。遂有涉險升高之技。據他說他師是黃山一個女尼。跟他學了七八年。盡得其術。能數里外飛劍。取百千人首級。如探囊取物。老尼見他技藝精熟。心術端正。不但教了他劍術。並賜了一口神劍。使用時變化不測。他從不肯輕以示人。因老尼交代過他說。此係神物。不可妄用。故此他十分貴重。視如奇珍。若遇着元惡大慝。凶魔妖物。方可用他。而且總要存心濟世。救困扶危。除暴安良。方可享受此劍。若誤用邪路。必遭天譴。愚兄與他至交。僅連鞘看過一次。拔出三寸來。卽光芒四射。令人寒戰。倘全行出鞘。定要飛去。見血方回。所以只能二三寸卽止。愚兄性愛刀劍。有兩把以數百金買得。自以爲龍泉太阿之類。不料比之蕭兄

之物。真土苴不若矣。他生平有一樁驚人本事。是有夜眼。黑夜看物。同白日一樣。你道奇也不奇呢。邦武道。他到底是何人家。作些甚事。陶康道。談起他的歷史事蹟。狠爲稀奇。今日來不及說了。明日細細的談罷。邦文道。正是大哥一路辛苦。該以早些歇息爲是。明天怕談不及麼。遂問家人道。陶老爺房間預備好麼。家人道。早已收拾停當了。陶康道。既如此。我要歇息了。弟兄二人。遂叫家人執燭。送至房裏。弟兄二人。陪至陶康看這書房三間。頗爲幽潔。當中點得燈燭明亮。自己鋪蓋。鋪設西首房內。一切用具。無不周備。心中甚喜。回頭對邦文等道。愚兄草草下榻。何必如此費事。愈覺得心中不安。邦文尙未回答。邦武笑道。大哥豪士。何必作此世俗態。這些東西。都是隨手用物。原不專爲大哥而設。何足掛齒。以後再要作此客套話。就要罰了。二人大笑。于是二人叫了安置。自回房去。一夜無話。次日陶康正欲起身。只見家人奉了幾件衣裳。進來道。爺門恐

陶老爺長途風塵。衣服污穢。特備這個替老爺脫換的。陶康道。難爲你們老爺想得周到。擺下去罷。陶康換過起身下床。家人伺候洗面吃茶。弟兄二人已進來道。大哥夜來睡得安穩麼。陶康道。很好。我連夜以來。或則船艙。或在客寓。局促污穢。直無一夜睡好。昨日在此好極了。若再要好。恐怕要長眠不醒了。衆人無不大笑。家人來請吃早飯。到了中上。果然辦了一桌極精致豐盛酒席。替陶康洗塵接風。陶康道。何必如此。我要再說。三弟又要罰我了。邦文又請了二個人來作陪。一個姓趙名文敏。是文舉。一個姓梁名肇新。是香山縣的人。本身中過進士。內閣中書。席間談論風生。極爲欵洽。趙梁二人想道。這陶康雖是武夫。亦有這等文材。竟不能測其深淺。甚是欽服。陶康見文敏書香世家。學問淵博。亦甚仰慕。二人由此就成了心交。這一席大家暢談劇飲。直吃到日色西斜。方散。陶康從此住在呂家多日。或談文史。或談武藝。老翁見陶康武藝。在他兩個

兒子之上。尤爲佩服。自此一住多日。陶康屢欲啟行。均被他父子苦苦留住。一日傍晚。正在吃酒之時。邦武忽然道。前次問大哥這蕭君何人。幾次未曾說出。弄得人心裏甚爲記念。今日何妨講給我們聽聽。陶康道。提起此人生平。真是奇怪。所作的事。誅能殺蟒。隻身平賊。眞令人五體投地。不由的不佩服萬分。我從他小時說給你聽。眞可作一部小說呢。邦武道。講得如此鄭重。必定好聽。從速說罷。陶康正欲開言。忽見家人進來。回道。門外有一人要見老爺。問他姓名。他說姓范。問他何事。他不肯說。口中祇說要緊的事面談。邦文道。你看他是何等樣人。家人道。是個生意人。滿臉有急迫之形。身上背個小包袱。是個出門趕路的樣子。約有四十歲。邦武道。既有要緊話。叫他進來就是了。邦文點頭。家人轉身出去。不一時領進一個人來。邦文等把他一看。說道。呀。原來是你麼。那人並無言語。跪在地下。磕頭。眼中流淚。正是

橫海風潮翻惡浪。

空山雲霧漫長天。

畢竟來者何人。因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見危難拔刀助孤客

提舊恨借劍殺讎人

話說家人領進那人。弟兄同聲道。呵。你不是范成麼。那人並不作聲。一臉惶急之色。滿眼流淚。爬在地下。只是磕頭。邦文道。你有什麼事。只管起來說呀。那人道。小子有性命之憂。務乞二位高抬貴手。救我一下。邦文見此情形。不覺驚道。你闖出什麼禍來了。陶康邦武亦瞪目相視。因說道。你起來慢慢的說。如應該救你的。自然要救。邦武道。什麼事。快說罷。藏頭露尾的嚇人。那人即從頭說起。原來此人正是范成。是順德縣一個生意人。從前作舊貨行業。折耗本錢。因略知刀劍。呂老認得他。就幫了他銀兩。跟着一起販賣珠寶客人。出洋到爪哇。淨泥收買珍物。財運逢辰。頗爲得利。感呂老太爺提拔之恩。常帶些禮物相送。故

此二人認得他。後來因同夥作事。利益有限。即獨自一人走了兩躑。居然大佳。此次四月內出洋。到蘇門答臘。息力羅婆洲。呂宋等埠。耽擱了四五個月。收到明珠寶石。金剛鑽奇楠香各物。由新加坡上了英國郵船。回至廣東。不料在船上。跟下一個賊人來。范成是出門跑馬頭的人。眼睛是亮的。看出情形。將東西交代船上賬房裏。所以不曾遭了毒手。船靠碼頭。范成取了包袱上岸。賊人踹定。又跟下來。自澳門起。走前門塞香山一路。都有多人同行。所以不怕。到了新會。各人走散。所以落單。范成心中慌急。欲投客店早歇。不料店家掌櫃的。把范成上下看了兩次。又回頭對管賬的。咕呱了兩句。即來對范成道。小店已經住滿。別無房間。請換一家住罷。范成聞言大驚。明知事已尷尬。就哀告店家道。今日尙早。未必住滿。將就住一夜罷。明日多酬房金。店家道。不行不行。實是不便留你。范成道。尊店定不留住。是何意見。敢乞示指。店主方要說時。賬桌那人使

個眼色。店主便不說了。拱拱手道：對不住，對不住。請轉一家罷。范成知道他萬不肯說，背了小包，袱到兩三家，都是如此。後來到了一家，方說道：你客人身邊帶有值錢的東西，有兩個海上朋友，往來二三蹉，瞞着我們，略爲認得，所以不能留住。我們小本生意，倘有個風吹草動，被累不起的，請你老另找住處罷。范成聽說，汗下通體，看看太陽快落，十分着急，忽然想到呂姓，去這裏不遠，不如投到他家去借歇。一則房屋高大，二則人手衆多，三則父子三人多有本領，賊人必不敢來的。于是急急奔到此地，已是天黑的時候，將此情形說了一遍。邦文低頭不語。邦武道：這怕什麼？你就在我這裏，包你無事。邦文看了他兄弟一眼，仍是不作聲。陶康道：這事須要斟酌。賊人既由大洋裏跟來，到了此地，豈能因在我家就此罷休？如今夜不來，明日范兄出去，亦是不妙。果然今夜賊人來了，有我們三人自然不妨，但與他們結了怨仇，終久不是個結局。邦文道：大哥

之言甚。是然而見死不救。又非我輩所爲。正在爲難之時。呂老翁已由後面出來。范成看見。又復跪倒。老翁握手道。不必如此。你的事我曉得。從前我尙肯帮你的忙。豈有此刻性命交關的時候。我不帮你的忙呢。但是我旣救你。恐怕我家要受累的。然也說不得了。自古有見義勇必爲的豪傑。斷無畏首畏尾的英雄。你在前頭吃些酒飯。我們也要商量商量。范成又跪下道。小子又有話說。老太爺肯如此施恩。真是天高地厚了。但不能因我的事。有累老太爺。因指着包袱道。其中所值約二萬金。我一總獻與老太爺。我隻身逃命去了。老翁大笑道。我豈能因人之危難。而利人之所有呢。此話再也休題。況且強盜老遠跟蹤而至。豈有你進我的大門。強盜不曉得的麼。你跑出去。命送得快些。邦武失聲道。呵呀。衆人大驚。認是強盜已經來了。邦武道。不是的。我想此刻強盜已伏在我家前後門了。我們赶快預備罷。老翁叫范成把包袱拿去。吃些東西。自去隱僻。

所躲避。如聽有響動。不可聲張。更不可出來瞎撞。范成道。小子亦有些膂力。又有防身的兵器。情願帮忙捉賊。陶康道。狠好。却是危險的狠。強盜拚命來的。你要仔細。范成道。這個曉得。陶康又對老翁道。我仍有一句話說。強盜若來。以嚇走他爲上。否則亦不宜多有殺傷。卽萬不得已。亦不可任性。這些人不可不加懲創。亦不可結下深讎。老翁道。老成之見。是極是極。又對邦文等道。你們懂得麼。二人連聲道是。陶康又道。家人十幾名都叫了來。派他們在柴房廚房各伏二人。恐怕賊人放火。驚惑人心。又於上房東耳房西耳房前廳各伏二人。各人雖帶兵器。祇准用繩索網縛。不准用刀劍殺害。捉着賊人。聽候發落。請老翁保護上房。邦文東耳房。邦武西耳房。陶康自己在前頭獨當來路。又叫范成將包袱收好。幫助老翁保守上房。老翁見陶康分派井井有條。臨事不亂。甚是佩服。因問陶康道。你有兵器麼。陶康道。我行李裏帶有一把百鍊精鋼倭刀。甚爲合

手又有彈弓一張。彈子百粒。就夠了。老翁與邦文各用一口腰刀。邦武是用一條鐵棍。時過二更。各事齊備。各歸汛地守候。將至三更。突聞房上微微有聲。陶康想道。果然有這事。又聽得低低吹唇之聲。四面微微吹唇作應。陶康知是從前面來的。眼不轉睛望住房上。月光微茫中。忽見房上立有一人。用手四面作勢。似有招呼他們上前之意。陶康看得真切。將手中倭刀。插入腰中。一手執弓。一手拈彈。已見那人移至房子西邊牆上。打算下來。陶康認定他不致命處。飛一彈去。正中手腕。那人呵呀一聲。立腳不穩。栽倒牆外。反把腿跌折了。西耳房伏的家人。聽得跑去綁了。陶康仍恐有人再來。獨立等候。忽聽得西院有兵仗之聲。趕將彈弓握緊。跑到牆邊。聳身一躍。上牆一望。原來有三個人圍住邦武。邦武拚命招架。已是不支。陶康道。我來助你一臂。一言未了。一彈飛去。打中那人後腦。那人眼睛發黑。一個頭暈。栽倒在地。陶康已跳下牆來。不料邦武一個

轉身被地下那人一絆亦卽倒下。兩個賊看見舉刀就砍。陶康刷一個箭步躡至面前。用手中倭刀盡力向賊人刀上削去。只聽鏗然一聲。賊人的刀祇賸半截。嚇了他一跳。知是不敵。口中說道風緊理索。轉身就走。那一個虛砍一刀亦卽跑去。陶康正欲追趕。忽見地下那人已經起來。欲逃。陶康順手一刀背。那人哎喲一聲。仍復跌倒。陶康同邦武喊家人來綁了。自己恐邦文有失。急來東院。不見一人。連邦文都不在。吃了一驚。轉身奔入上屋。只見邦文老翁范成俱手執兵器。站在院中。老翁連聲道跑了跑了。一個不曾捉着。陶康道我捉了兩個。你們這裏有多少賊人。老翁道三四個都跑了。邦文道我在東邊。從牆上跳下一人。我一刀砍去。正中他膊臂。賊人帶傷奔入後院。我追下來。看見老父與三四個賊人相持。我趕上來。范成又出相助。賊人不敢耽擱。方始越牆而逃。陶康聞說一聳身上房。連跳幾下。上了最高的地方。四面一望。毫無人影。想是去遠。

了。夜黑路雜。不便竄遁。隨即下來。對邦文道。賊已去得無形。你趕緊看看尊嫂。門去如何了。邦文被他提醒。急入後堂。須臾出來道。尙好。他們妯娌兩人。頗有胆量。賊人又未進去。所以不曾驚嚇。陶康大喜。因同老翁道。捉的兩個賊人。我們到前頭商量辦法。此刻天將明。料賊人不敢再來。唯今夜既捉了他二人。明夜更要小心。衆人道是。大家來到前廳。命家人將捉住兩個賊人。綁上來。前一個被彈子打傷手腕。並不甚痛。因左腿跌折。不能起立。却是倔強不服之形。後一個打着腦後。結了紫包。血流頸項。後被一刀背。肘骨受傷。仍是昏迷不醒。睡在地下。老翁喝問道。你這夥強盜。我與你素無仇隙。何以要來搶劫我家。一黨共有幾人。平日住在何所。作了幾次案件。從實說來。尙可從寬發落。那賊人冷笑道。我既然被捉。我也不想活命了。殺剮送官。悉聽你便。要我說出地名人數。可是萬萬不能的。邦武大怒。舉起刀來。就要砍去。陶康慌忙止住道。不要着忙。

這是要稟官究治的。又問賊人道。呂老太爺與人。從無讎怨。你們何以忽來打劫。賊人怒道。我們打劫的人家很多。未必一定要有仇恨。此次之來。本爲的是珠寶。不料你們多事救他。反將我捉住。我的兄弟們。未必干休。你們小心點就是了。餘無多言。以後任憑你怎樣問法。總不開口。索性將兩腿盤起。低頭而坐。再不作聲。陶康知道問也無益。仍叫家人帶去。給他飲食。好生看守。老翁對陶康道。今夜之事。真是險極。若非老姪在此。不知如何結局呢。邦武道。我若不是大哥救我。定被強盜砍死。老翁道。老姪是寒舍救命的恩人。陶康道。老伯何出此言。叫小姪如何敢當。但是我們捉的二人。如何辦法。若是解官。強盜記讎。未必甘心於我。若將他釋去。解散怨恨。又斷斷無此情理。老翁道。捉住強盜。解官請賞。自是正辦。若將賊人放去。豈不犯法麼。我們縱不想請賞。亦不致犯法。邦武道。我們明日將賊人解去交縣。就請他派幾十名兵丁來。暫爲保護。陶康道。

正理是這個辦法。這知縣能夠答應麼。邦文道。知縣聲名雖不大好。極會要錢。然而此係盜案。他能不依麼。陶康不語。老翁道。一定如此辦法。此地離縣二三十里。天一明。你弟兄親自解去。就請縣裏派兵來罷。一面對范成道。日出時。你也就趕緊走罷。你身攜重物。恕我不能留你。陶康道。有一個主意。你將東西分開帶在身上。手裏拿隻籃子。粧作鄉下人。進城買物件的模樣。就不招人耳目了。老翁道。不錯。仍是你想得周到。一面叫他吃了東西。范成吃過。對衆人磕了頭。似有無限感激的神情。含淚而去。這裏弟兄二人吃飽了。用硬車給賊人坐着。網綁好了。弟兄二人騎了馬。親自押解。老翁又交代說。家中有事。務宜早去早回。一路不可疏忽。二人道。這個自然。遂望進城大路而去。二三十里不一時便到了。直至縣前。將車子歇下。二人下馬。着家人看守。拿手本至號房投遞。說有至要緊公事。必須面稟。這知縣姓漢。名固仁。人家叫白了。叫作不顧人。是個

幕友出身。因捐納縣丞。走門路。得了明保。就弄個免補本班。以知縣候補。他又加足花樣。得個儘先補用。不四五月。香山缺出。撫台與他略有淵源。替他招呼。就叫他署了。一年之後。新會縣出缺。就補了他。到任以來。狠會要錢。初接印時。就借個名目。打聽幾家富戶。指名捐助。寫到呂家。本想他出一百兩。呂家祇出五十兩。又叫人來說。呂老翁明知是託名的。所以不肯添了。濮知縣無法。只好記在心裏。就想借故敲他一下。未得其便。今日弟兄二人來拜。看了手本。問號房道。他們什麼事。要來見我。號房道。說是拿了強盜。親自解來的。知縣駭然道。怎麼捉的。捉了幾個人。號房道。這個不曉得。知縣道。請到花廳上會罷。即慢慢穿了衣裳。踱到花廳。正是

宅裏風波猶未定。

宮中險阻又相乘。

畢竟知縣會了之後如何。且聽下分回解。

第三回 潞知縣借端索賄

呂老翁禦盜亡身

話說呂邦文弟兄來至縣裏二堂上。由家人引進花廳。鵠候多時。方見知縣從屏風後面轉身出來。年紀約五十多歲。稀稀兩撇黃鬚子。高顴骨。勾鼻子。三角眼睛。長長身子。踱到花廳。邦文等趕緊搶步上前請安。口中說道。老父臺安好。治晚生一向失於晉謁。疏慢得狠。知縣拱手道。豈敢。豈敢。家人獻茶。知縣要送上櫃。弟兄二人再三辭讓。然後在旁邊坐下。先序了幾句寒暄。知縣問道。不知賢昆玉來此。有何見教。邦文道。只因寒舍昨夜來了許多歹人。持刀搶劫。幸愚弟兄先有準備。極力格鬥。捉了兩人。送來請老父臺訊問。但強盜吃了虧。捉住他二人。未必不來復讐。懇請老父臺派幾個人去。暫爲保護。感恩不淺。知縣問道。強盜是挖牆撬壁來的呢。還是上房越屋來的呢。手中有無兵器呢。邦武道。個個帶了兵器。都是由房上下來的。知縣道。來了幾個人呢。邦文道。約有十餘。

人光景。除捉了兩人外。尚有受傷的。恰是都逃走了。知縣道。這兩人如何捉住的呢。邦文道。是家中來了個朋友。用彈弓打傷一個。跌下牆來的。一個於格鬥時。用刀砍傷捉住的。知縣沉吟一刻。又問道。你們怎樣曉得有強盜來搶。預先準備的呢。邦文就將范成來投的原委說了。知縣道。哦。范成這個人。恐怕不是好人。就是強盜的眼線罷。二人齊聲道。那有此事。家父於十年前就認得他了。又把范成開舊貨店折本。家父幫助他。話說了一遍。知縣思忖多時道。此人現在你家呢。還是回來呢。邦武道。因他身上帶着貴重的東西。恐再有不測。所以叫他一早就走了。知縣聽得。沉下臉來道。事是由他而起。他就是個硬証。如何將他放走。我料他必是個強盜同黨。趕快把他尋回。等我問問他。方好詳辦呢。弟兄二人聽了。作聲不得。自己亦甚懊悔。不該把他就放走了。遂回知縣道。捉來兩人。是活口。一訊就明白了。此是劫盜大案。何必要証人呢。知縣含怒道。此

是辦公規矩。應派如此的。本縣潮裏潮塗詳上去。設若被上頭駁回來。本縣就吃不住了。速速將范成料來。本縣方好設法。邦武道。要叫此人回來。斷乎不能。既不知他住在何處。又不知他從那裏去。如何可以叫回。知縣厲聲正色道。此人明明是個賊黨。你門把他故縱。已屬藐法。就算不是賊人一黨。亦是案中要證。理應同來投案的。你們既然可以任意行事。把捉着的兩人。隨便發落就是了。何必解來本縣審問呢。弟兄二人聽了。知縣責備之言。滿臉通紅。無言可答。心中十分難受。知縣又道。范成不能交出。只好屈你們在押所暫住。俟范成到案。再說。邦武大叫道。這個不能。強盜昨夜未能劫去。已經懷恨。又捉住他黨羽二人。其心必不甘服。今夜來了。尙想老父請兵保護。若把我弟兄二人留押家中。設有不測。老父台担得住麼。知縣大怒道。強盜是你自己招來的。你叫本縣包你麼。邦武大怒道。先說范成是強盜同黨。又說強盜是自己招來的。你不過

是想卸責。就這麼血口噴人。天下有你這等糊塗官麼。我們亦是一榜出身。你敢說收押麼。這種東西也算是民之父母。怪不得人家叫你不顧人呢。真真我們一縣人。應該晦氣。知縣聽了。氣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方說道。你們倚仗是武舉。竟敢咆哮公堂。辱罵官長麼。叫人來。家人答應伺候。知縣叫禮房來備文詳革。叫值日差役來將他二人帶下。收押。將強盜暫爲寄監。明日候訊。邦文知事已決裂。點起來對知縣跪下道。強盜今夜必來報讐。愚兄弟若不在家。委實可怕。總要請老父臺開恩。放我們回去。趕緊把范成尋來。知縣也不作聲。回後堂去了。當時就有差人來把二人帶下。收入外所。他弟兄亦曾想過。若是不受羈押。硬行走了。這知縣亦無可如何。但是他既反了臉。說范成同賊人是一黨。若再懷恨。說我們亦是一黨。到辨白明白。已是遲了。況且人家說滅門知縣。破家典史。不如到外所再說。兩人只得忍了氣。來了外所。邦文只是低頭不語。想主

意。邦武却不住咬牙切齒的恨道。天下竟有這等事。捉了強盜。解進衙門。不能
有功。反而加罪。我弟兄二人。坐在此處。原不要緊。家中如何是好。差人笑道。你
急也無用。想點主意就好了。邦文道。有什麼主意呢。差人附耳低低說了幾句
道。你記得去年。寫捐的事麼。邦文。邦武恍然大悟道。哦。是的是的。急急叫家人
飛馬回家。稟明老太爺一切。就手帶些銀子來用。要速去速來。家人去了。邦文
就問差人道。你們的規矩。自然是有的。但是要孝敬老爺。如何送法。差人道。門
路是有一條。但是也要花幾文。我們裏頭有個錢師爺。老爺狠信任他。有了此
等事。總是由他說項。邦文道。就請你同他商量罷。差人道。你老人家給個大約
的數目。我好去說。邦文道。你去同錢師爺評論了看罷。時已過午。差人去了。好
半天未有回話。弟兄二人像熱鍋上螞蟻。急得只顧打轉。倒是家人已經趕回。
稟道。老太爺聽了。急得了不得。要自己進城來。同知縣說話。是陶老爺說。就來

也不中用。知縣必不肯會。所以勸住了。陶老爺又叫家人轉稟老爺說。既遇着這種人。無理可講。說不得花費幾文。請二位老爺斟酌而行。邦文道看這樣是要出些錢的。差人去說。還未回話。你帶了多少銀子來。家人道。家中無多現銀。只帶得四百兩來。邦文道想也夠了。家人把銀子呈上。五十一封。共是八封。邦文收過。那差人也來了。邦文急問道。怎麼差人道。事已說成。老爺四百兩。錢師爺一百。稿案門上家人一百。小人等替老爺出力。另外聽賞罷。邦文道。那不要六七百金麼。一時那有許多。剛纔只拿了四百兩來。你再替我去說說看。差人道。已經說定如何更改。那裏作得到呢。邦文道。那莫先付老爺一半。明日找付罷。差人笑道。公門不討背後錢。這句話老爺都不懂麼。邦文思忖道。若在省城。却有法子。縣裏又無來往之地。如何是好。若再到家中去拿。時已快晚。斷斷來不及的。又對差人道。唯有請你再進去說。事後我必重重的謝你。如今先送你

四十兩。望你替我爲點力。那差人聽說給他四十兩銀子。只得說道。我替你極力說罷。起身就走。邦文道。務必快去快來。不一時。差人來了。說道。錢師爺不肯去。我再三懇求他。又答應他的百金先付。他方進去。回來說是老爺不行。既是你只有一半。准其你們先去一人。取個保回家。這一個仍然押着。候證。弟兄二人聽得都呆了。還是差人道。究竟你們什麼辦法。早爲料理。邦武道。不必懷疑。我在這裏。你快回去罷。邦文道。你在這裏。我是邦武不等他哥說完。着急道。哥哥快些罷。你比我得力些。邦文道。這莫你就耐心住一夜。今日平安無事。明日就回去了。只是倉卒之間。何處找保人呢。後來想起同村有個人。在城中作藥店。就託差人找了他來。代寫一張保結。將老爺二百兩。師爺的一百兩。送進去。餘下的給了差人四十。各處去了四十兩。贖了二十兩。交給邦武作零用。諸事打發清楚。已是起更已後。邦文心急如火。連東西多不會好生吃。留下一名

家人伺候邦武帶了一名家人。立刻上馬。走出城來。已是二更。把馬加上幾鞭。望家裏跑去。約十餘里。遠遠看見一片紅火。約略像是失火。正在自己村上的方向。不由心頭嘩嘩的跳。口中喊道。不好了。幾乎從馬上跌下來。狠命打馬。再走數里。離家祇有五七里路。看見明明是自己村上。不由魂飛魄散。頭目昏暈。提起精神。又跑。耳旁已聽人聲嘈雜。不多一會。跑進村裏。看見多少人救火。正是自己家裏。邦文不管好歹。朝家直奔了去。維時火勢已衰。只聽得有人叫道。果然是大老爺回來了。邦文一看。是個家人。忙問道。怎麼樣的。家人道。不必說了。說也無從說起。邦文道。老太爺太太陶老爺在那裏。家人指着一間草房。道。一齊在這裏頭呢。邦文急急下馬。無心細問。就奔到草房裏來。只見老翁臥在草地。口中哼哼。他夫人撫着小琪官。在旁哭泣。陶康坐在旁邊。手執倭刀出神。邦文叫道。父親我回來了。這一聲把人驚醒。老翁望着邦文道。我不想我家。竟

會遭此大劫。邦文道：到底是怎樣的。老翁道：賊人來報昨夜的讐，竟有三四十人。陶老姪一人，孤掌難鳴。我同大媳孫兒，都是他救出來的。然我是不能活了。你能早一刻來此，尙不至如是。邦文咬牙切齒的道：都是這瘟官有心爲難。所以纔弄到此時。此恨令人怎消。回頭又對陶康道：你此番是來玩的。不想兩次三番，得了大力。此恩怎樣報你。陶康正色道：你這是什麼話。我在這裏不能保護你一家，弄得如此。我已萬分羞愧了。你反要如此說。更叫我無地自容了。邦文知他是個有血性的人，不便再說。因問道：強盜是怎樣來的呢。陶康道：我料今夜賊人必來。你二人又不在家，狠爲着急。就同老太爺商量，把村裏有胆量的，尋選十幾個來，以壯聲勢。不料這些人不中用，十個抵不上一個。二更向外，果然賊人來了。約有三十餘人，或是冲門，或是撞戶，或是跳牆上房，四面八方，難於兼顧。我用彈弓打倒幾個，忽聽得後面喊聲，跑進後堂，見幾個強人。

圍住老伯拚命。我上前砍傷幾個。賊人逃去。不想老伯已受重傷。不能行動。我趕把老伯背到這裏。回身進去。尋大嫂。有幾個賊搜尋東西。已把大嫂反手綁起。我怒極。奮力劈死兩人。餘賊躲了。我剛抱了姪兒。拖了大嫂。走出。賊人又追來。我連放幾彈。打得他們退了。我把大嫂姪兒送到此處。我又進去尋二嫂。不料二嫂因賊人逼問銀錢所在。不肯說出。已被砍了兩刀。傷勢甚重。我當時又把賊人砍死一個。砍傷兩個。餘人喊一聲逃去。誰知賊人放火。轟轟的燒起來。我叫二嫂趕速出來。無奈二嫂因受傷甚重。情願就死。不肯出來。我急了。要硬拖他。他站起來。不防備。一頭朝牆上撞去。登時倒地。我見火勢已猛。不管他死活。拚命將他挾出。已是滿頭是血。氣已絕了。我再想進去搶點東西。那火把後進燒着。已不能了。賊人除被我砍死四五人。打傷六七人。餘俱擄了東西。拚命逃去。保護不力。實在無顏對人。邦文聽了。只是跌腳歎氣。心中熱血潮上。直攔

幾乎要噴出來。跌足道：「這事怎了。總怪這瘟官混賬。此仇不報。何以爲人。正在懊恨的時候。忽聞得老太爺喊。連忙前來。只見老太爺面如白紙。氣息奄奄。邦文取燈細看。原來臂腿上俱有刀傷。唯肋下一刀最重。血流不止。個個俱覺慘然。老太爺對邦文道：「我今年活到六十九歲。死不爲夭。但我存心忠厚。從不刻薄待人。何致遭此慘報。這知縣因想得賄。弄得我家破人亡。恨我不能生啖其肉。這個仇人。你們須不能放過他。再者陶姪義氣深重。武藝驚人。將來必定大發。且與我家有恩。你弟兄休要忘記。我死亦瞑目。說着氣接不上來。停了一會。又對陶康道：「難得老姪來此。我們正擬暢聚幾日。不料變生倉卒。以致有願莫償。你的才情技藝。勝他們弟兄十倍。將來望你照應他們。我死後可以無恨了。忽然眉頭一縐。噯哨一聲。竟是昏了過去。大家喊了半天。悠悠醒轉。邦文哭道：「我家本有極好的刀傷藥。此時可惜不知那裏去了。老翁道：「我是不中用了。周

圍看了一眼。問道：邦武兒呢？邦文道：兄弟被知縣押着呢。老翁恨道：知縣不知有何讐恨。如此相待。弄得我如此情節。說罷把牙齒咬緊。不言語了。老年人氣血衰敗。又加血淌多了。再是氣恨交加。兩眼一翻。雙脚一伸。竟嗚呼哀哉了。邦文擗踴號哭。大痛無休。陶康亦不禁撫屍而哭。邦文的妻子亦圍着大哭。同村人見此情形。又想起老翁爲人好處。一個個亦不由哭了。唯時天色已明。陶康道：此時不是痛哭的時候。辦理正事要緊。邦文道：我此時方寸已亂。不知怎樣。請老哥替我部署罷。說了仍是大哭。陶康知其哀痛迫切。不能料理。遂竟自替他作主。一面先叫人至縣裏呈報賊來報讐。殺傷多人。請來踏勘相驗。順至邦武處送信。一面叫人到省城支取銀錢應用。一面叫人安排衣衾棺槨。把邦武夫人的屍骸安好。以備相驗。一面叫人約略開個失單。等候呈報。且說進城家人。飛馬來到縣衙。知縣尙未早堂。就尋着門上說知報案原由。號房見是殺人

放火的重案。不敢遲慢。立即進去稟知本官。那濮知縣聽說向陽村呂家。果然出了殺人放火。連傷事主的未完。立請踏勘相驗。不由嚇了一大跳。不能作聲。正是

方謂摸稜能了事。

豈知風浪逼人來。

畢竟不知濮知縣如何辦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錢師爺幕中施毒計

陶健侯勸友避讎人

話說濮知縣聽說向陽村呂宅。又被賊人殺人放火。於自己前程大有妨碍。又因昨日收押他弟兄二人。受了私賄。又未曾一齊放回。這回家中遭了大事。必不干休。若竟上控問出原因。我的功名就送掉了。一時想不出法子來。隨即對號房道。你叫他先回去。伺候本縣就來踏勘。號房去了。又叫人請錢師爺到籤押房有話說。自己先到等候。錢師爺聽見東家請他。狗顛屁股。慌忙換了衣裳。

刷鞋子。彈帽子。到了房裏。卽躬身行禮。知縣叫他坐下說道。昨日呂家案子。不想竟弄大了。請教個什麼法子。可以彌縫。這錢師爺尙不知怎麼回事呢。賍目張口。望着知縣。知縣又把呂家強盜殺人放火事說了一遍道。此事頗爲與我有些關係。務請老夫子替我設一良法。錢師爺聽了。躊躇半晌。因問道。東翁還是要保全功名呢。還是要替他辦案呢。知縣道。自然是保全我的前程爲要。誰耐煩替他拏賊。況且這一班海盜。豈是我們這些差役可以拿得着的。雖然也不能不虛應故事。作爲一番。錢師爺道。既如此。晚生有一個主意在這裏了。東家且先去相驗再說。知縣道。驗過之後。如何辦法呢。錢師爺看着東家。走近身來。湊着耳朵。咕呱了一刻。知縣大喜道。如此甚好。但是他們要上控如何呢。錢師爺道。這個全在詳文上叙明。晚生自有主見。不勞東翁煩神的。知縣點頭。遂卽傳話外邊伺候。知縣吃些點心。打算吃飽動身。正在吃還未了。忽見家人

跑進來道。不好了。知縣嚇了一跳。摔掉筷子。瞪着眼問道。什麼事。家人道。押犯呂邦武死了。知縣吃驚道。怎會就死了的。奇了。奇了。家人道。呂家家人報案。到了外所。訴說一切。邦武聽說父死妻亡。又被賊人放火燒了。不覺大跳大叫。氣恨交加。吐了幾口鮮血。一慟而死。知縣聽了。肚裏尋思道。這事委逼重情。照例亦應革職。事情弄得更糟了。點心也不吃。到了籤押房。仍叫請錢師爺來。錢師爺跨進了門。卽說道。想是東翁爲呂邦武身死的事了。知縣道。正是。這事越加棘手了。錢師爺道。這明是畏罪情急。羞憤自盡。就這麼辦法就是了。知縣恍然大悟道。是極是極。足見老兄胸有成竹。臨事從容。兄弟可以恃以無恐了。這錢師爺聽見東家誇獎他。不由心裏狠癢。無從抓撓。一時如飲瓊漿。如膺九錫。臉上似乎發了許多光彩的。躬身道。這是士爲知己者死。就回房去了。不一時伺候齊備。知縣鳴鑼喝道。旂幟扇傘。帶了皂役伴作人等。一陣風來到向陽村。此

時邦文等已知邦武身死。正在呼父喚弟。痛不欲生。聽說知縣來了。只得揩乾眼淚。出來迎接。知縣下轎進了尸篷。公座已畢。皂役等站立兩旁。叫呂邦文侍立於下。知縣開口問道。強盜與你家有何深讎。兩次三番來搶劫。還要放火。其中顯有別情。你可知道麼。邦文不知知縣心事。仍把范成起釁的原委說了。故此結了冤讐。並無別故。知縣道。你說因范成而起。但本縣未見范成。難以憑信。況此人是案中要證。何以竟白叫他去了。邦文道。放去范成。就算晚生失於檢點。但強盜殺人放火。形迹顯然。這須不是晚生作出來的。知縣道。形迹固然不錯。但是縣中可搶之家。不止你姓呂的。何以一定要搶你家。你說因范成而起。本縣未曾親見。不知有無其人。邦文聽了大怒道。老父台怎說范成並無其人。難道晚生可以隨嘴瞎說的麼。知縣道。你就不瞎說。本縣亦要問個明白。來叫人傳四鄰問話。不一時來了四個人。老少不等。高矮不一。朝上打拱。知縣問道。

你們是呂家四鄰麼？衆人道是。知縣又問：昨天夜裏來了多少強盜？是你們親眼看見的麼？衆人道是。強盜約有三十餘人，拿着刀鎗棍子，上房越脊，十分凶惡。衆人正要約了人去救護，不料老太爺已受重傷，二太太亦被逼勒自盡。後來放火燒了房子，都是我等親眼看見的。知縣又問道：前天夜裏強盜來，也是你們看見的麼？衆人道：前天夜裏，只聽得呂家人聲嘈雜，大呼小叫，因隔的遠，聽不清楚。後來聲氣亦息了。次日天明，方知是強盜來搶，說已經捉住兩個了。知縣又問道：你們看見珠寶客人姓范的麼？衆人聽了，你看我，我看你的，不敢答應。知縣催道：快說快說。衆人道：范成是頭天晚上來的，天亮就走，故此不曾看見。其中有個少年人道：小人看見的。知縣道：你叫甚麼名字？少年道：小人叫趙小乙。知縣問道：你看見范成是什麼樣的人？小乙道：小人因呂宅鬧了一夜，不知何事。天未大亮時，就來探看，正看見一個人，背個小包袱，呂家有人送了

出來。小人因不知何人。天色又未大亮。故未看清楚。知縣道。胡說。既說看見。又說不清楚。你又何以曉得這人是范成呢。你這東西狠爲刁狡。拖下去打。小乙慌了道。小人實是未看清楚。知縣道。既是未看清楚。就說沒有看見。何必說看見的呢。小乙道。就算小人沒有看見。知縣叫四人畫了供。隨即叫邦文領了踏勘火場。只見呂宅這片房屋。約三十餘間。後面一帶全被火燒。前面因救火人多。尙未全燬。知縣進去一看。只見衣箱翻亂。厨櫃全開。堆列滿地。明知是賊人翻尋東西的。又見賊人尸身三四具。件作驗明。實是格鬪身死。復身又到屍篷。叫件作驗看。件作驗了一刻。喝報老翁腿上背上兩刀。唯脇下一刀致命。長四寸六分。寬二寸二分。實係年老流血過多身死。再驗女屍。膊背脊上各受一刀。却是觸牆裂腦而死。知縣叫填了柩。料理起身。邦文又稟道。晚生家中突遭此厄。血海冤讎。務請老公祖速速捉拿盜賊。晚生誓不干休。知縣有點不耐煩的。

意思。瞪了他一眼道。既無證人。又無眼線。何能刻日獲案呢。本縣尙要細細訪明情由。問問捉的兩個人。自然捉賊容易了。說罷上轎回衙。陶康本藏在人背後偷看的。此時出來。對邦文道。我看此事。大爲不妙。這知縣竟有反噬之意。邦文道。我家遭了此事。他親自勘驗的。安敢反噬。陶康道。我是看情形而論。不然他何以竟說范成有無其人。又咬定說。縫隙並不是爲范成而起呢。邦文一想。果然不錯。縣官不肯照他原稟的話辦。必定另有心思了。心中格外着急。陶康道。好在二三日內就有分別了。邦文一面棺殮了三人。一面把收藏的金銀細軟。未經強盜劫去的。再加收回作生意的資本。尙有兩萬餘金。打算等官事完了。另住他處。差人至城中打探消息。不料這縣官濮固仁。一回衙。就請了錢師爺商量辦法。錢師爺看了各人口供。因道。四鄰都說未見范成。好極了。但須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又說打人先下手方好。知縣道。全仗老兄了。師爺並

不叫審問賊人。回到房裏。就辦了一道通詳。各上憲的文書。其中大略道。

爲通詳事。卑縣所轄境內。向陽村有呂邦文呂邦武弟兄二人。曾中某某

科武舉。一向在家不安本分。好勇鬥狠。魚肉鄉里。跡類土豪。平日與海盜

素有來往。蹤跡詭密。不知何故。忽爾與海盜互相讐殺。於某某日海盜率

領多人。竟至該村呂宅劫掠。並放火燬去房屋多間。卑職聞信。立即帶領

練勇兵役。親去彈壓。當場捉獲海賊兩人。又將呂邦武帶回審訊。該海賊

據稱呂邦文呂邦武與伊首領。平日和好。於某日因分贓不勻。至成仇隙

云云。呂邦武未及訊問。懼罪自盡。呂邦文等身列甲榜。竟不知自愛。甘與

海賊爲緣。又復不能終始其事。至於互相讐殺。實屬胆大妄爲。一面備文

詳請

學憲斥革衣領。歸案訊辦。一面仍飭快役緝拿餘賊。以免漏網。唯該武舉

呂邦文極爲刁狡。既受盜賊之創。未必甘心無語。誠恐砌架危詞。越級稟。稟以期一逞。爲此不得不將詳細情形。先行稟明。是否有當。伏候

大人訓示施行云。

一則廣東盜風甚熾。視爲故常。二則自督撫起。無一個真心爲民的。所以各大員接到詳文。後就批道。

所稟閱悉。該武舉既身列紳衿。先與盜賊秘密往來。後因爭贓起釁。至於仇殺。實屬藐法已極。俟

學院批示後。斥革訊辦。呂邦武已死。無論所逃各盜。仍飭嚴緝務獲。無任漏網。餘如詳辦理。此批。

却說邦文在家。過四五天。不見縣裏動靜。甚爲詫異。叫家人進城打聽。亦無消息。後來還是花了二三十兩銀子。纔託人抄出詳文底子來。二人看了。氣得要

死。連話多說不出來。好一刻。邦文纔道。我與這縣官勢不兩立了。我去問問他。陶康道。他既有歸案訊辦的話。不日就來籤提了。你此去正如飛蛾投火。自傷其身。我看此地不能住了。速速搬至別處。再打主意。這知縣恰是放他不過。然而總要看個機會。方好下手。邦文道。如此深讐。那能耐得。我要不上控罷。他說我畏罪情虛。我如其上控呢。又恐陷身虎穴。此事如何是好呢。陶康道。有個計較。因湊着耳朵說了一遍。邦文大喜道。既如此行。事不宜遲。就招呼他妻子。速收拾了隨身要緊東西。進省。邦文與陶康亦卽料理。忽然來了一人。陶康道。噯。你來了麼。邦文一看。原來是范成。不覺流淚道。我家爲你的事情。弄得如此模樣。尙無歸宿。你來作什麼的。范成道。小人自蒙恩救脫。一路進省。尙算平安。前日因到制台衙門。林師爺那裏作買賣。纔曉得恩人府上的事。故此連夜趕來。知縣既說要有証人。我立刻投案就是了。陶康連聲道。不可不可。萬萬不

可。范成愕然道。何以不可。受了如此大恩。又帶累了旁人。我不挺身到案。不講人家說我忘恩負義。自己心裏也過不去呵。陶康道。不是這說。知縣既將全案翻過來。詳出去。你到堂自認證人。知縣這公事怎麼辦呢。不是他的對頭到了麼。知縣豈能容你。不是將你苦打成招。認作賊人一黨。就是殺以滅口。這知縣心腸極毒。他前次已經說你是賊人眼線。你能去得麼。范成聽得呆了。邦文道。不錯的。知縣如此棘手。你去了。一定會這麼辦的。范成道。然則就聽他如此辦法麼。陶康道。你冒着險去了。與事有益。也還罷了。拚着去了。看明知與事無益。徒然把命送了。這是何苦呢。如今我們有個主意。你既有心報恩。自有用你之處。因對邦文道。就請范兒領了大嫂姪兒進省去。先到他家住下。我們輕騎簡從。隨後暗暗保護着行。更爲妥善。邦文稱是。立刻叫船由海港沿着邊走了一百多里。進了小河。直至廣州城外下船。邦文等騎着馬。傍岸而行。不二日已到。

了省城。另有幾名得力家人。叫他跟着。餘俱遣散了。叫妻子先到范家住下。邦文等另住在隱僻之所。當日就作了一篇冤單。將這事始末根由。及新會縣濮固仁押勒索詐。攘能冒功。詳詳細細的。大家幫同寫六七份。等到三更時分。陶康換了衣裳。札縛緊固。插了倭刀。帶了冤單。來到天井。一躍上房。邦文抬頭急看。只見一條黑影。如貓一般。跳了幾下。就不見了。回到房裏等候。約莫一個更次。聽得敲門聲。只見陶康笑着進來道。幸不辱命。明日必有消息的。不料次日天明。臬臺李大人。起身正在梳洗。忽見他夫人粧臺上。有信一封。拿起一看。見封面寫着冤沈海底四字。再打開信一看。原來如此。心中想道。這封信寫得如此沉痛。必定有點冤枉。信末又云。身負奇冤。名遭污蠱。若不出而伸訴。竟無可白之時。若出而伸訴。恐遭陷害之計云云。因問僕婦家人道。這封信是誰拿來的。衆人轉相詢問。竟沒個人曉得。臬台心中明白。這必是個有本事的。夜裏

送來的恩付一回。就傳話出去。打轎上院。見了制台。數語之後。卽稟道。司裏有件公事。請示大人辦法。說着把信呈上。制台接來一看。驚詫道。兄弟這裏也有一封。不知從何處來的。恍惚記得新會縣濮令。有此詳文。說他會朦稟上控。竟被他說着了。這呂邦文寔係刁狡得狠。臬司道。司裏想提來問問。其中或者有别的情節。亦未可知。制台道。隨你罷。但是不要中了呂家的計。端茶送客之後。制台又道。你去同中丞商量商量罷。臬臺道是。上轎又到撫台衙門。見着了一談。不想撫台籤押房裏。桌上也有這封信。正追問不出來路原由。撫軍道。我看新會濮令。尙不至如此荒唐。廣東民風素來刁惡。你問問也好。倘所稟不寔。重的辦他。以警其餘。若果有點情形。濮令面子。亦要保全的。臬臺想道。濮知縣與撫軍。略有瓜葛。從前補缺。又是他謀幹的。所以要託我招呼。隨卽應道是。是。回到衙門。就行文新會。吊取呂邦文一案全卷。來省候審。又轅門上掛了批牌。

上頭批道。

閱武舉呂邦文所稟。言詞雖甚沉痛。情節恰又支離。既有此冤抑。何不明目張膽來轅控訴。轉行此曖昧隱藏之舉。似有恫嚇挾制之意。殊屬荒謬已極。已行文新會。弔取全卷。仰該武舉即日來轅質審。自不難水落石出也。此批。

這新會濮知縣。自前次接到上憲如詳辦理的回文。並不捕拿盜賊。這事已如雲過天青。毫無痕跡。今日突然接到臬臺來文。正如半空中打個炸雷。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半晌作聲不得。正是

浮雲變幻同蒼狗。

世事升沉似弈棋。

畢竟不知這知縣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知報恩長途聘友

全交誼俠士探監

話說濮知縣接到臬台文書。心裏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躊躇了半晌。叫人請了錢師爺來。把來文給他看了。道：「此事大爲不妙。我料他定然上控。如今果然。倘若審出真情。不但我的前程不保。就是身家性命也靠不住了。」錢師爺道：「東翁不要着急。這事晚生已想定多時了。湊着知縣耳朵。咕呱了一會。又對知縣道：『我還有個法子。萬無一失。』又對着低聲說了一刻。知縣點頭道：『既是如此。狠好狠好。就這麼辦罷。』」錢師爺回房。先辦了起解犯人證人的文書。到了二更。管外監正要落鎖。忽來了兩名老爺。心腹家人拿了對牌。說前日呂家捉的兩名賊人。老爺立刻內堂密審。不用伺候。管監見對牌不錯。諾諾連聲。把兩名賊人錄鏑郎當的。交與家人帶進內堂。兩個賊人心中疑惑。何以許多日子不問。今日晚堂密審。不知是何原故。不一刻進了一間房屋。落落有些桌椅。不像個問事之所。桌上擺了一盞燈。又有兩壺酒。幾色菜。心裏想道：「必是知縣吃着酒。」

問案。家人到此。把手鐐開去。口裏說道。二位不要客氣。隨便請坐罷。兩個賊人心下大疑。何以把我們如此看待。口中嚙嚙。不敢就坐。家人道。坐下來有話說。從爽點罷。二人不慚不尬坐下。兩家人坐於兩旁。吃了兩巡酒。有一賊人叫鐵腿狼的問道。到底今日請我們吃酒。是甚原故。老爺是否要問。那一個叫金眼泥繖的也道。說明白我們好吃得暢快。家人道。老爺曉得二位是個英雄。久欲成全。未得其便。今有一樁事。拜託二位。如其幹成。不但性命保全。另外還有重賞。鐵腿狼道。是什麼事呢。家人道。因老爺與呂家有讎。本想借此報復。不想他上控。臬司行文提案。老爺要請你們二位作個証人。倘能罷事情。金眼泥繖不待他說完。就搶着道。但是怎樣作法。家人道。你們解進省城。審問之期。只要供出呂氏弟兄。是你們同黨。來往頗密。向來搶劫的東西。呂氏弟兄照股均分。近來又要多分一成。首領不肯。因而成讎。兩個賊人道。這個容易。家人道。不是容

易的事。要一口咬定。就連受點刑法。也要矢口不移。方好。賊人笑道。我們海上朋友。個個都有工夫。些微一點刑法。何足爲奇。只是替老爺辦了這件事。將來何以爲憑。家人道。老爺不能哄你。此事作成之後。自然多送盤川。任憑你們何方去是了。兩個賊人互相看了一眼。多不作聲。家人問道。怎樣肯不肯呵。二人道。我們身犯大罪。本是死罪。就替老爺幹了此事。老爺反轉面皮不認。我們還是不活。總要請你老爺。給個憑據。我們就死心塌地的作去了。兩個家人沉吟一刻。那個對這個道。你陪二位在此坐着。我去問了看。說罷去了一刻。回來道。老爺說憑據原可給的。恐怕落在旁人眼裏。那就彼此不好。如今由錢師爺出名。每人給一張二百兩的條子。寫着事完日取銀各散。老爺作個中人。如何。兩個賊人應了。吃過酒飯。仍舊帶上手銬。送到監裏。家人進內復命。到次日當堂請了捕廳。點了四名快班。起解犯人到省。暗地裏知縣又叫錢師爺。帶了銀子。

先去打關節。犯人到省。投文報到。捕廳又去各處稟見。隔日臬司掛牌。仰廣州府提集人証。逐細訊明。有無通盜及受賄情弊。毋得徧袒寬縱。切切。這日知府坐了大堂。先喚呂邦文上去。細細問明情節。你道呂邦文怎來聽審。自從臬司掛牌。家人打聽得告知邦文。邦文就要投案。陶康道。投案雖好。我總怕知縣別有狡謀。誘你出場。給一個出其不意。不然他若將真情獻出。富貴功名。豈不丟掉了呢。邦文道。我此時也顧不得許多。恐怕這臬臺能替人伸冤。也未可知。湊巧第二天陶康的表叔。升了廣西總兵。因潯梧一帶。土匪造反。結連苗獠。勢甚猖獗。廣西巡撫派兵剿滅。反折了許多人馬。告急進京。朝廷就把撫台革職留任。派廣東制台於通省武員內。遴選知兵大員。火速往剿。母任蔓延。這陶康的表叔。姓陳名鶚。軍務出身。大有戰功。久爲上游所契重。這回制軍選了他。督兵前往。一面全撫軍會銜出奏。一面命他帶了二千兵。急急前去。陳總兵知他表

姪是個有用之材。就叫家人到新會向陽村去問。撲了個空。幸遇一個家人。告訴他省城內范成的住處。因此又到范成家。叫人引到這裏。陶康看此信時道。這事怎麼好。我却不能不去。你這裏事情如何。說着將信遞給邦文。邦文看了道。這是前程萬里的事。怎能不去。我這裏料無妨碍。陶康道。我却不敢。此刻要緊的時候。怎能走開。躊躇了半晌道。除非他來方好。邦文問是甚人。陶康道。就是我上回說的姓蕭朋友。這人靈明機警。俠義非常。本領也大我十倍。只是遠在山西。如何得他來呢。我看范成這人。狠靠得住。而且報恩心重。着他去請。量不誤事的。邦文道。我與他未謀一面。怎知他肯來也。陶康道。有我的信去。自然來的。立刻把范成叫來。說知原由。你能去不能去。范成道。我受了大恩。又代累了人。心中萬分不安。些微走點路。要什麼緊。怎說能不能呢。我今天就走。陶康道。狠好。明天一早走罷。我把信寫好等你。陶康就細細的寫了一信。並言

明自己要到廣西。刻不緩待。望火速前來。信末又加上幾句說。是黑獄無門。時遭鬼撲。青天有路。猶待人攜。望施擎雲捉月之功。以拯火熱水深之急。莫使望穿秋水。令人過一日如隔三秋。倘能來比春雷。定可起死人而肉白骨云云。寫好封固。交代家人。喂好馬匹。明日黎明要用。次日果然天未大明。陶康尙未起身。范成已來。領了書啓行。陶康叫給他一百銀子作盤川。並叮囑他道務宜早去早回。不可悞事。路上不要耽擱。范成應諾。騎上馬去了。陶康對邦文道。我也要收拾了走了。我表叔要進省來見督撫。大約五七日。我仍是要來的。你耐心住兩天。諸事務宜謹慎。我去了。陶康走後。第三日臬臺因犯人解到。就委廣州府訊問。所以今日呂邦文早來伺候。一點到名就上堂。深深打了一躬道。治晚生參見。知府把臉一沉道。你的功名。已經斥革。爲何見了本府不跪。邦文道。晚生無罪。如何敢跪。知府道。就是無罪。也要本府審明開復了。方能算數呢。邦文

知道情形又不甚妙。無奈只得跪下道：大人能替子民伸冤，死亦甘心。不講跪了。知府道：強盜何以要搶劫你家呢？邦文又把始末訴說了一遍。知府道：濮縣令索賄，有這事麼？邦文道：有的。知縣二百兩，師爺一百兩，家人分去一百兩。知府道：你既理直氣壯，爲何要行賄呢？邦文道：彼時料定強盜有來復仇的事，因兄弟急欲回家救護。知縣又不肯放行，故此不得已。打算且救目前，豈知銀子花了，仍是保護不着。以此令人可恨。知府道：知縣詳文說你與賊人同黨，分贓不勻，因而有讎。你把原委好好說來。本府可以設法成全的。邦文聽了，着急道：這是那裏說起。民人生意世代清白傳家，從無犯法之事。這知縣竟敢血口噴人。胡言亂道，難到大人就信他的麼？知府哼了一聲道：畢竟有些形迹可疑。知縣纔如此說。邦文道：形迹可疑四字，就算寔有其事，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大人。要步其後塵麼？知府滿臉通紅，大怒道：你這東西真是刁狡，難到不聽知

縣的話聽你一面之詞。你說不是強盜同黨。本府給你一個憑據。叫人帶上來。左右答應把兩名賊人帶上。邦文一看原來就是捉的兩個賊人。因爬了一步。回道。青天大人。這個萬不能算憑據。他兩人是我們手裏捉的。自然沒有好話說了。況且縣官也興買囑他的。大人要拿這兩個賊人來作憑據。可就冤枉死了人了。知府情知理虧。歪了心。只好不作聲。一面問賊人道。你們共有多少人。搶劫些什麼地方。有幾多回數。與呂家有何讐隙。一一說上來。鐵腿狼道。我們一總有四五十人。住處無一定的地方。這呂邦文弟兄。與我們首領是盟兄弟。平常常有來往。搶劫的東西。也分一股。近來他要分的多。我們首領隱忍不言。後來竟要一人分兩股。我首領不答應。彼此口角。呂邦文口出惡言。說要來出首我們。首領同他動手。不想被他砍了一刀。傷了兩個弟兄。故此我們首領叫人來搶劫報讐的。邦文聽了。氣得眼睛裏幾乎冒出火來。大喝道。放你娘的狗

臭屁公堂之上。可以容你信口胡言的麼。知府亦大喝道。公堂之上。亦許你大呼小叫的麼。邦文磕頭道。這明是知縣賄囑他的。知縣因不教我弟兄回去救護。弄得我家敗人亡。又將我弟兄委逼致死。自知難逃公論。所以不惜賄囑賊人。設計誣陷。他就可以卸罪了。世界黑暗到如此。天呵。你何時纔睜眼睛呵。知府聽他語含譏刺。格外惱羞成怒。冷笑道。你這張利口。如此可惡。如今證據明白。你還要抵賴麼。如再不好好招來。我就要動大刑了。叫人看大刑伺候。邦文心下想道。事情已到如此。這知府必不能替我伸冤。但是我要招了。就落強盜之名。若不是招。萬不能容我。定是吃了眼前的虧。我不如招了。等陶大哥來再說。省得眼前吃苦。遂長歎一聲道。我招了。于是照鐵腿狼所說。胡亂招了一遍。知府叫他畫了供。邦文又道。那知縣受了贓銀。大人也不問麼。知府道。給的多少銀子。何人經手呢。邦文道。知縣二百。錢師爺一百。知府道。是何人過手呢。邦

文道是個押所裏差人。知府道：這差人姓甚名誰呢？邦文無言可答。知府哈哈大笑。毫無憑證的事。叫人從那裏問呢？你明是挾仇誣陷了。遂叫人釘鐐同賊人分別寄監。你道這知府爲什麼要如此偏斷呢？原來漢知縣叫錢師爺。帶了銀子來打關節。送了撫臺二千。送了知府一千。頭天晚上撫臺就把知府傳去。對他屏人說：貴府承審呂家一案。要留點心。本院聞得呂邦文寔有私通海盜情事。新會濮令亦不免小有錯誤。能於彌縫。就替他彌縫點罷。鬧出來于官場面子上不好看的。知府領了言語。一則是撫臺招呼。不敢違拗。二則收了一千銀子。足以動心。所以把心一歪。胡亂定罪了。就把承審的口供通詳。擬了個絞監候的罪名出去。制臺本是不關痛癢的。撫臺自然無話可說。唯有臬臺心下疑惑。看了口供。有直認不諱字樣。大爲奇怪。既而一想。漢知縣是撫臺的人。難免暗中有照應。又見呂邦文已經畫供。也就罷了。心裏總有些不安。只好隨

後再說罷。邦文落了府監。就有家人來探望。邦文道：「這些狗官如此傷天害理。我要不殺他。誓不爲人。」此時無法可想。你替我用些錢。監裏鋪排。等陶老爺來。再說。家人答應。自去行事。因用足了錢。邦文在監。並不吃苦。誰知過了三天。陶康就來。問明原委。只是跌腳。當晚就進監探望。二人會着。不免流淚。邦文道：「你我是患難的弟兄。總要幫助我。把狗官殺了。死亦甘心。」陶康道：「殺是該殺。我却不能幫你。我此番同表叔同行。假如嚷出來。豈不要帶累了他。二則孤掌難鳴。濮知縣又遠隔他處。況且我兩三天就要走的。我想范成去了。已經有半個月。肖遜菴也快要來。我出個主意。將這官事暫緩幾天。下來等遜菴一到。就好辦了。只是我想起了一件事來。你的家眷住在省城。終久不便。可有什麼寄頓地方。叫他走開。我們辦起事來。就無內顧之憂了。」邦文道：「不錯。我也想過的。我內人有個姨母。住在江蘇上海。姨父也作古董珠寶生意。甚是得意。姨母最喜歡。」

我們內人就叫他帶了小孩到那裏去罷。陶康道：「狠好，明日就打發他動身。」次日下午，陶康方來說：「已經給他們走了。可巧今天有船開頭，我送他們上了船。」並囑付他不要着急，隨後就有信的，過了兩天，那管監的禁卒就暗給了邦文一個信，說是臬臺接到一件匿名公稟，說呂邦文並無通賊，真憑寔據，就聽了兩個賊人胡言，據爲定讞。濮知縣索二百金的賄，恰是真的，有保人可證。又叫錢師爺帶了幾千銀子來省，大走門路，請大人速調濮令，及錢某當堂秉公審辦。至於濮令賄囑賊人，誣陷呂氏爲賊黨，雖未訪得實據，然亦勢所必有，請嚴鞫該盜可也。云云。邦文聽了大喜，意欲等陶康來告訴他，不想正是陶康作的手脚，心想如此一鬧，官事自然可緩。山西請的人也好了。陶康說明原委，邦文大悟。邦文道：「果然臬臺親審，這官事就有挽回之機了。」陶康笑道：「恐怕未必。他們官官相護，聯絡一片，非有鐵面無私，如包孝肅的人，怕作不到。果如你所

說不獨知縣革職充軍。連知府都有承審不寔的處分呢。我是明日一定要走。你切不可輕舉妄動。耐心再等幾天。蕭兄一到就好了。萬一他不得來。或遇不着他。叫范成追上去。告訴我。再來救你。千萬千萬。說罷灑淚告別。忽然又對邦文道。倘蕭兄來了。出獄之後。就到廣西找我去。切記。邦文因心裏狠爲佩服陶康。只得耐了性子。等候不題。再說范成領了書信。無分晝夜。趲趕前去。除掉休息馬力。喂料。自己打尖。總不肯耽擱。打算走韶州到湖南。桂陽安仁。穿長沙省城。過洞庭湖。由石門縣到湖北石首縣。再過江走襄陽府。就可到河南新野縣了。再到山西澤州就快了。約計二千二三百里。十四五天總好到了。走了八九天。幸未遇着下雨。已到河南南陽府地方。心想馬跑乏了。天又不早。今天就歇在這裏罷。就檢了一升客店。進去照會店家。溜溜馬。牽到槽上好生喂養。明日天明就要走的。自己進房洗臉吃東西。因騎馬辛苦。就胡亂睡了。次日黎明正

要備馬行路。忽然要大解了。就找着毛房。大解過了。回到房裏一看。包書信盤纏的包袱不見了。原來范成把陶康的信。同盤費札成個小包袱。箍在腰下。寸步不離的。此時大解回來。徧尋不見。不由大驚。急急四下找尋。毫無踪跡。因想要緊信件在內。不覺面容失色。因喊了店家來道。我出去大解。是何人來我房裏。把我要緊東西拿去。速速尋來還我。萬事全休。若不肯時。我的命也不要了。店家笑道。客人休要着急。我店內並無歹人。天色尚早。別人都不曾起身。有誰拿你的東西呢。范成着急。不由大怒道。胡說。我的東西已不見了。你還說這太平話。我曉得你叫甚麼人拿去的。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揪。店家亦怒道。你這客人。好不講理。三句話不說完。就動手動脚的。范成見說他不講理。愈加大怒。舉起拳來。就打過去。店家一面還手。一面叫道。你們來呀。把他捆起來送官。二人一陣大鬧。把合店客人一齊驚起。圍攏來看。正是

若非旅店遭遺物。

安得窮途遇異人。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太行山老尼教劍術

盤山驛俠客戮兇人

話說范成不見了包袱。要店家還出。店家不服。互相扭打。住店的人一起圍攏來道。不要打。有話講話。把二人拉開。有的說。只怕店家不規矩。有的說。客人自己不小心。內中有個人問道。你的東西是怎麼不見的。裏頭什麼東西。范成道。我是一個小包袱。刻不離身的。因內中有一封書信。最要緊。關乎人家性命的。我到毛房裏去大解回來。就不見了。那人道。或者你丟在毛房裏了。亦未可知。你想想看。范成心中一動。低頭不語。早有個人跑去毛房裏。一手提了小包袱。奔來。嘴裏哈哈的笑道。不要瞎鬧了。在這裏了。你這人。簡直是個渾蛋。自己丟在毛房裏。同人瞎吵。還要打人。衆人多哈哈大笑。范成提來一看。果然不錯。滿

面羞慚。作聲不得。衆人也有譏諷的。有笑罵的。有不言語的。范成打開包袱。取出一看。信是未動。銀子亦在內。自己咕嚕道。該死該死。我這人真不是人。又對店家及衆人道。對不住。對不住。陪個不是罷。說着作了個大揖。把店家又惱的。笑了。衆人亦俱大笑。也就各自走去。唯有一個人不走。問范成道。你這信是給姓蕭的麼。范成道是的。那人道是姓陶給姓蕭的麼。范成道是的。那人又道。姓陶到廣東去會他的表叔。又到新會縣會他的朋友呂家。怎麼要叫你送信。這信何以有人命相關的呢。范成見問得奇怪。再細細把那人一看。見他目清眉秀。滿臉英風。而且相貌端莊。骨格聳秀。是個極規矩的人。遂道。尊駕認得姓蕭姓陶的麼。那人笑笑說道。你住在那個房裏。我同你有話說。范成領他進了房。心下狠爲疑惑。彼此坐下。那人又問道。你在何處會見姓陶的。他叫你送信給姓蕭。爲什麼事。乞道其詳。范成看他是正人的模樣。料無託空掉白等事。不得

不追問一句道。閣下諄諄的問。或是與陶老爺或蕭老爺有何關係呢。那人看
看范成大笑道。尊駕不必跑路了。在下就是蕭遜庵。你到底送信給他。爲什麼
事呢。范成心下又驚又喜。驚的是江湖上壞人甚多。恐有拐騙等事。喜的是這
人果然是蕭老爺。省跑了千把里路。又不耽擱日子。因又探問一句道。尊駕既
是蕭老爺。在下有眼無珠。不曾認得。多有得罪。不敢拜問尊駕。與陶老爺莫逆
之交。請將陶老爺容貌性格說明。廣東去何事。再行將信奉。上那人並不怪他。
方歡喜道。萍水相逢。問你取要緊的信看。令人可疑。這也難怪。于是將陶康容
貌性格形狀。及到廣東緣由說明。又道我與他分手纔兩月有餘。他有許多本
事。還是我教的呢。范成情知不錯。登時跪下行禮道。果是蕭老爺。請速速去救
呂老爺去罷。急急把信拿出。雙手遞給那人。並說呂老爺陶老爺如何指望。那
人且不答應。忙忙把信打開。從頭看去。范成站在一旁。只見他始則搖頭。繼而

雙眉緊繃。終則咬牙切齒。讀完了信。自言自語道。這些害民賊。直捷不能容他了。又對范成道。既有此事。又有陶老爺的信。我不能不去。但事不宜遲。今天就走。我還有個同伴。叫起來一路走。范成大喜。那人就進自己房裏。又叫來一人。范成一看。也是身軀雄偉。氣象爽健。是英雄的模样。范成問起姓名。知他叫個楊大洪。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氏。是那兒結義弟兄。於是收拾收拾。一同奔廣東來。原來此人果是姓蕭。名隱。字遜菴。山西潞安府澤州人。前回陶康屢次要說他來歷。未得其便。而今逞他初出現時候。又是書中要緊的人物。就此把他表白一番。諒亦閱者諸君所願的。這蕭隱生得清秀文弱中等身材。其家世代仕宦。祖父作過湖北藩臺。後因惡了上官。將他休致。他父親作個浙江甯紹台道。亦因生性鯁直。觸怒了本省督撫。尋事參了一本。把他功名革去。心猶不死。又運動京中權貴。深文煨煉。就發往軍臺効力。後來竟死在臺上。其時蕭隱年

方八歲。他寡母方氏。代了一個小鴉頭。守節撫孤。備嘗艱苦。又因丈夫是個清官。不多餘蓄。自搬取靈柩。移家還鄉。所有些須宦囊。已經消耗殆盡。方氏只作點針黹。苦口度日。並課其幼子。蕭隱却是十分伶俐。穎悟非常。到十二歲。忽然大病起來。百藥無效。看看待死。有人說太行山上有個香岩廟。廟裏有個老和尚。名叫自然和尚。極有本事。善能起死回生。能誠心去求他看病。他也肯來的。方氏無可奈何。只得親自上山去拜請他。感得老和尚慈悲心動。到他家來用心醫治。住在就近廟裏。不時診視。說也奇怪。不半月的工夫。竟是他醫好。老和尚因對方氏道。令郎大病之後。身體虛弱。一時難以復原。若能作點功夫。不獨可以強壯身子。而且可以却病延年。方氏道。只是家中一貧如洗。那有錢來延師學藝呢。老和尚道。這個不要緊。我有個師弟。是個老尼。人呼他爲黃姑姑。爲人極有俠氣。深通劍術。老僧明日對他說明。可以拜在他門下就是了。方氏

母子謝了。又對老和尚道。小兒如此大病。得蒙醫好。此恩何以爲報。遲日到山。多磕幾個頭罷。老僧道。不必不必。就回山去了。過了些日子。方氏果然帶了兒子。到山上香岩廟裏。拜謝老和尚救命之恩。並送了點禮物。老和尚留着吃齋。方纔下山。不料走到半路。忽然天要下雨。此時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甚是着急。只得急急朝前奔走。不多遠。雨已來了。正在無可奈何。忽看見樹木叢中。隱着一片茅菴。蕭隱用手指道。我們到那裏暫爲躲避罷。方氏道。不知是僧寺。是尼庵。恐怕不便。蕭隱道。事出倉卒。只好從權了。方氏無法。只得連鵝頭三人。急急趕到。敲開了門。見是一個老婆。方氏合掌道。我們行路遇雨。想到寶庵暫歇。不知可否。老婆道。你老人家可是姓蕭麼。當家叫我來接的。方氏道。正是姓蕭。你老婆何以曉得。老婆道。是我們當家說的。請進去再說罷。母子到了裏面。只見花木扶疏。松竹掩映。甚是幽僻。上面供了一尊佛像。後面尙有院落。老婆進

去不多時出來一個老道姑精神康健約有七十餘歲滿面慈善之氣方氏搶着上前行禮道姑道今日早知蕭太太要帶了公子來的故此已經預備方氏道正是不知老師父怎麼曉得我姓蕭的道姑笑而不言方氏就把兒子害病是自然和尚醫的今日特來拜謝歸路遇雨的話說了道姑道這個我都曉得令郎骨格聳秀氣質清明自然和尚話是不錯的方氏不解何意道姑笑道前日自然和尚對我說的蕭家孩子甚爲聰明勸我收作徒弟教他學些本事我因年老習靜慣了不願再收徒弟今見令郎果然儀表不俗氣宇軒昂不勉動了見獵心喜之念夫人能夠俯從貧道亦不遑多讓了方氏正欲開言蕭隱早走上前恭恭敬敬的拜見口稱師傅方氏道你既願意我不便阻止但是結拜師父是些什麼規矩尙未指示道姑道那些俗例一概可免只把令郎隨身衣服行李用物取來就是了夫人大喜深深的謝了道如今回去把他的東西取

拾好。再來拜煩罷。時已天黑。老道姑留着住了一夜。次日天晴回家。方氏對兒子道。你既愿學。他又愿教。這是好極了。但是難得遇着如此好人。你要用心學習。不可怠慢。方不負人家一番成全之德。蕭隱應諾。過了兩日。收拾好了。方氏又親送兒子到菴。再三拜託而去。不說方氏回家。同鴉頭度日。且說這老道姑俗家姓黃。也是千金小姐出身。他父官居二品。又無兒子。只他一個女兒。就拿他當兒子看待。自小極爲珍愛。延師課讀。小姐姿性聰明。不到十五六歲。經史子集。詩古文詞。都能了悟。而且生得性格端莊。姿容秀逸。人人都傳說黃家小姐。才貌雙全。當今少有。其時有一個權貴。欲爲其子求婚。託人說合。以爲手到擒來。誰知這黃老見理極明。而性却迂拘。明知這權貴奸邪當道。勢若冰山。轉眼必遭奇禍。其子又是個紈袴之兒。毫無足取。就託故回絕。這權貴大怒。把他陷害。以爲叫他曉得利害。自然轉託人來俯就。不料這黃老有寧可玉碎。不肯

瓦全之意。執意不行。那權貴既已出手。不肯放鬆。二則面子上又下不去。竟將黃家弄得家破人亡。万纒歇手。這時黃小姐年已十七八歲。含了不共戴天之讎。帶了老乳媪。逃出在外。念念報仇。但想自己是個弱女子。恐無此力量。又恐負此容貌。招惹是非。十分着急。既而一想。古來以一女子而報讎者。史不絕書。安見得我做不到呢。存了此心。誓死不貳。遂不惜艱難險阻。易服毀容。粧作吃丐道姑。浪迹天涯。訪個有本事的人學藝。後來尋到四川峨嵋山。遇着個有道高僧。退老閒店。十分本事。就拜在門下學習。四五年的功夫。擊劍跳丸。飛簷走壁。件件俱能。報仇心急。就別了老僧。再履人世。已經二十六七歲。一打聽。那曉得這權貴。已被朝廷燭其奸邪。將他賜帛自盡。妻子俱流嶺南。家產查抄。黃小姐未能手刃讎人。就椎心泣血的痛哭了一場。到底心不甘服。又至嶺南殺了他眷屬。方略略出了一口怨氣。從此勘破塵世。脫離苦海。入山修道。自己又悟

了擊刺一門。不時練習。竟成了劍術專家。後來到了山西太行山。遇着這自然和尚。見他道行高深。遂結了個方外兄弟。結個茅菴。在這裏隱居不出。其時他年已六十多歲。總因幼年遭了逆心之事。遂激成一個慷慨激昂之性。今聞得蕭隱所遭。與自己相彷彿。又動了同病相憐之意。所以留了蕭隱。在身邊傳授他劍術。一則使此術得有傳人。二則使他將來作點事業。亦可洩我不平之氣。償我未了之願。蕭隱初來時。就教他腿帶鉛條。手插紅砂。及煉氣煉力的妙訣。既而又教他易筋經八段錦的功夫。暇時又談談文事。一個盡心引導。一個刻意尋求。文武兩途。竟是日異月新。他又絕頂聰明。故此進步更速。不到六七年。居然是超羣絕倫了。黃姑又因他有夜中視物之奇。又教他打鏢的本事。兩三個月。又是百發百中。黃姑見他專心致志。品行端莊。技已學成。拿出一把劍來給他。連柄不過二尺多長。教他使用之法。鄭重贈與他道。這是我數十年的功夫。

鍊成的神物。善能誅妖斬怪。若與人類爭鬥。萬不可輕於一試。必到萬不得已之時。或遇着凶妖惡怪。方可一用。平常防身。可另尋一柄使用。若妄用神物。恃才妄殺。必遭天譴。切記切記。總之劍術之用。總以濟困扶危。抑強植弱爲要義。你學習已成。可以去罷。蕭隱聽得。伏地痛哭。不忍遽別。黃姑亦洒了幾點別淚。催他起來。蕭隱無法。只得拜謝了教誨之恩。成全之德。拭眼欲行。黃姑又贈他八句偈語道。

飛熊入座。

名揚伊始。

康健相友。

蛟騰鳳起。

匪寇婚媾。

得成連理。

嶺表游踪。

驂騮萬里。

因說道。這是你前半世的事業。到後來還有危難。萬不得已之時。我自來救你。蕭隱看了。不狠大懂。求師父指示。黃姑道。此刻不便言明。將來自有應驗。到下回會見。我再告訴你後半世的事業罷。蕭隱不敢再問。從新又拜別。方始含淚。

下山回家之後。母子見面。自然歡喜。他母親見他學成文武。格外歡喜。感念黃姑不盡。蕭隱回家。不時練習。更專心於文史。不兩年後。居然腹笥便便了。再練習打鏢的功夫。竟能左右兩手打去。無不命中。後來他母親死了。葬喪一切。無不盡哀盡禮。諸事已畢。就想出去游歷一番。增長見識。把鴉頭發嫁。索性把幾畝薄田賣去。作個盤纏。收拾了應用的東西。覓了一把好劍。作爲防身。把師父贈的神劍。暗暗掛在腰下。不肯輕把人看出。門先到太原省城。留連了幾日。走忻州定襄一路。過滹沱河。到直隸一路。玩山游水。防尋古跡。信步而行。再由西甯保安懷來。入了京師。領略了皇都風景。帝里繁華。暢游了好幾日。有幾個與他祖父同寅的交好。卽投刺往拜。這幾家念故舊之情。又見他氣象英偉。才情卓越。就諄諄攀留。要想羅致。蕭隱一概婉辭。不肯多住。大家無法。只得厚贈贖金而別。蕭隱腰橐既富。放心前行。有時遇着文士。就談談文。遇着武士。就講講

武亦有時興之所至。留題幾句詩詞。然而身懷絕技。總沒有人看得出來。蕭隱又由薊州永平。出了山海關。到了奉天。界。一日住店。看見有題壁的兩首詩。然已塵封網罩的了。蕭隱拂拭了一回。隱約尙能讀道。

凍雲如幕捲西風。身世飄零類轉蓬。司馬有文傳冀北。令威無鶴返遼東。生多疑謗偏叢集。死後評論自有公。痛飲窮荒願長醉。風雲變態萬山空。謫宦經行眼孰青。朋儕慰問等晨星。娥眉謠詠原非偶。雁足家書亦久停。炫世金錢常賈禍。困人文字本無靈。風沙撲面堅如鐵。老去猶教厄運丁。下書傲寒老人。遷謫過此率題十個字。蕭隱看了。想道。這傲寒老人。不知是誰。想這名字。也是個不肯阿附的。看這詩。含着一腔孤憤。借此發洩。顯然可見。垂老之年。被貶去走數千里路。真是可憐。猛然想起。我父也是同遭貶謫。也是走這條路。不知可有留題的所在。咳。寄身宦海。直道不行。我父同他同病相憐。如

出一轍。豈不可慘呢。想到此處。默默不語。不覺悲憤之心。按捺不住。提起筆來。寫了一首賀新涼在後道。

冷月空山出。看長天。星河耿耿。清光疑浴。心事孤棧無可寄。易水西風擊筑。况幼小。卽遭顛撲。罔極深恩。猶未報。痛雙親。墓草已拱木。思往事。淚簌簌。嚴親手澤從何讀。歎兒時。嬉戲未解。恩讐怨毒。宦海風波千尺險。同受娥眉謠詠。竟萬里。風塵馳逐。毅魄英魂。消絕塞。念家山。何日歸期卜。爲人子。罪莫贖。

後寫調寄賀新涼。華山遯庵倚聲。又行兩日。到了錦州。總聽得人說黑風黨的利害。蕭隱不知黑風黨是什麼人。後來細細打聽。方知道是一起土匪。奪人物產。掠人妻女。奸盜邪淫。無惡不作。地方官不能捕捉。弄得二三百里內。雞犬不寧。百姓怎得安生。他巢穴在黑山站地方。窩中的人。都是頭裹黑巾。所以人叫

作爲黑風黨。蕭隱心中大怒道。以爲清平世界。那容此鬼魔橫行。只是這些地方官。如聾如瞶。養賊殃民。真是可歎。若不代爲勦除。豈不辜負師父除暴安良的訓語麼。於是問明路程。朝黑山踰進發。一日走到盤山驛。離黑山踰還有四五里光景。找個店歇息。日已將落。忽聞得外面十分喧嚷。不知何事。出來一看。只見有夥強人頭札黑巾。各執器械。約有十餘人。捆了兩人。丟在地下。又有兩個黑巾的人。牽着兩匹馬。嘈雜不休。蕭隱雖知是黑風黨的人。不知爲的甚事。問旁邊看的人。人都遠遠走開。不敢近前。見蕭隱來問。各人都望望他。不肯作聲。似乎怕招惹是非似的。正在打算挺身親自去問。忽然遠遠一騎馬。如飛而來。馬上坐着一個少年英雄。手執鐵尺。高叫道。清平世界。敢明目張胆的硬搶人的東西麼。這還了得。說着已到面前。舉起鐵尺。對札黑巾的人打去。正是

本思把劍擒狐兔。

誰料輕身陷虎狼。

畢竟不知這少年人是誰。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蕭遜庵單身平賊窟

楊大洪千里覓恩師

話說那少年人飛馬而來。嘴裏喊叫。舉手中鐵尺打去。甚是英勇。這起札黑巾的人不能抵擋。究竟寡不敵衆。七手八脚。有一個將少年的馬腿打傷。那馬撲地便倒。衆人逞勢拖過來。拳腳交下。蕭遜恐怕打死。即大喝道。有話講話。不許動手。這班人似不曾聽見。依然亂打。蕭遜從人叢中擠將進去。先起兩手。打倒四五個。再起兩脚。又躺倒五六人。衆人發聲喊。丟了地下。少年人都奔蕭遜。蕭遜一個箭步。照着似乎爲首一人躡去。在他膈支窩下一點。那人嚶哨一聲。站不住身。蹲了下去。蕭遜將他手中兵器奪過來。指着衆人道。你們這夥狗頭。敢同我動手。就是送死。衆人果然噤住。不敢上前。其中有兩個人向來算黨中好手。作惡最多。心中不服。拿了腰刀。上來就砍。蕭遜微微一笑。側身一讓。因

他用力太猛。朝前一撲。蕭隱逞勢對他後心一脚。那人跌出十步外昏倒在地。口吐鮮血。不想這一個。一刀已到。躲閃是來不及。急將手中刀。對他上頭一掀。只聽得叮噹一聲。那人手中的刀。飛去空中不見了。蕭隱順勢一腿。那人也就跌倒。在地下掙扎。衆人大驚。一閃而散。那少年人已走過來拜謝。蕭隱見他並無損傷。甚爲歡喜。就對他道。此時無暇講此虛文。你先把那兩個賊人綁起來。那少年人一看。牽馬的兩個人也跑掉了。兩匹馬散韁在旁邊。他也不管。先將二個賊人捆了。又將賊人捆的兩人解放。然後跑去。把馬繫好。一同到蕭隱面前跪下磕頭。蕭隱將他們拉起道。不要如此。賊人經此大創。又捉了他兩個。豈肯干休。如此急要設法保全方好。盡鬧些虛文作什麼哩。再看兩個賊人。先一個昏沈未醒。一個腿已跌傷。閉着眼不作聲。蕭隱問二人道。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呵。二人道。我們是弟兄二人。姓田。住在前面村上。家中尚非寒貧。黑風黨

屢次來訛索搶劫。受害不可言喻。前日有友人從開原來。買了兩匹好馬。暫寄我處。不意被賊人看見。硬要來索去。我告訴他是旁人寄頓之物。他竟不容分說。將我家打得落花流水。硬牽了馬。說是我們不遵他的號令。還要網去辦罪。若非恩公相救。定是沒命了。蕭隱道。世界中有此等人。若不除去。這一方的人。怎過日子呢。三人又問恩公尊姓大名。蕭隱說了。弟兄兩人又問那少年人姓名。少年人道。我姓楊。名大洪。山東兗州人。因要到遼東去。路過此地。聞得有人硬搶馬匹。故此出來阻攔。不想馬腿受傷。反受其害。若非蕭公相救。必定被他打死了。蕭隱道。如今這賊人怎處呢。田大郎道。一起先到我家去再說。蕭隱問他多遠。田二郎指道。過了前頭樹林。就是了。蕭隱到店。拿到自己東西。于是田大郎叫同村的人。抬了兩個賊。自己牽了馬匹。請蕭隱楊大洪先走。傾刻之間。就到了。讓進中堂。把馬叫人繫好。尙聽得裏面有哭聲。想自田家的眷屬了。又

見門牕破碎。器具毀壞。田大郎跌脚歎氣。自己進去安慰了家眷。又叫整治現成的肴饌。款待蕭隱。如神明一般。蕭隱席間。問明黑山站的道路。要去掃除賊黨。三人同聲道。半夜三更。單人獨騎。如何能去。此處到黑山站。還有四五里哩。蕭隱笑而不言。吃完了。把隨身東西帶着。手執防身寶劍。說聲暫爲失陪。到天井把脚一登。寂然不見。三人驚疑不止。方知道他是個大劍俠。蕭隱出來之後。認明方向。直奔黑山站來。不一刻已經到了。看見一座土山。山半腰中一所大房子。樹木圍抱。院牆甚高。他是有夜眼的人。走近牆邊一看。有一道山溪。蕭隱一躍而過。上了高牆。四下燈火全無。不見人影。越過了三五重房子。忽漏出燈光。有人說話。蕭隱伏在對面房上一看。原來有十幾個人在那裏。像是商議甚事的。再一聽時。正是爲盤山驛搶馬的事。有一人道。那人實在利害。連何武余勝都不知怎樣。被他打倒。何況旁人呢。上首有一人。想是爲頭的開口道。我們

好容易在此掙成基業。打出江山。被一個過路的人。打敗捉去兩人。不能復讎。豈不削色呢。他們那裏。總只兩三個人。我們親自去。還怕什麼。事不宜遲。恐怕被他跑去。又一個道。那倒不怕。方員一二百里。都是我們的地方。他就連夜的走。也不怕他。只是叫老二出來。我們商量正事。不要儘管躲在後面快活了。蕭隱知是有同女人行樂的所在。定是搶劫來的。那頭一個又道。快些罷。不要被。他跑了。到底費手脚。蕭隱聽了。不覺好笑。大聲道。你們這夥毛賊。不要胡說。我正要來剿滅你們。替一方除害。曾會跑呢。衆賊聽了。不由大驚。爲頭的一個大怒道。你要是好的。我們見個高低。蕭隱道。狠好。我在前面空地上等你。就從房上轉身出來。至空地上等候。不一刻來了三四十人。各執火把。手拿兵仗。蜂擁出門。東張西望。從亮處看黑處。自然看不見。有的道。在何處去了。有的道。想是跑掉了。蕭隱不由看了真真好笑。大喝道。瞎眼的狗強盜。在這裏呢。答猶未了。

早有一人攔至面前。舉棍就打。蕭隱本可將這人飛劍殺死。一則師父交代。不可妄用。二則有心同他們玩玩。並不用鏢去打。把防身的劍抽出。見棍已近身。側身讓過。回他走了幾合。第二個又奔了前來。蕭隱打個轉身。乘空一腳。踢在那人小肚子上。那人仰面一跌。把手中棍子。從頭上甩出。剛剛第二個人迎上。湊巧這棍落下來。正打他頭上。噯哨一聲。腦漿迸裂而死。前一個倒地亦不得活。那些許多人。一擁而上。大喝道。你這東西。還了得麼。將你剝作肉泥。方好。蕭隱將手中劍使開。如一團白雪。只檢那些人。不致命處。或刺或砍。不一時便東倒西歪。呼疼喊痛。不能起來。蕭隱用劍指着衆人道。你這些不中用的渾蟲。無一個有點本事。也要在此丟人。說猶未了。猛聽得耳中起個霹靂。大喝道。還有一個。有點本事的。隨手聽得呼呼風响。蕭隱知是兵器來。料來不及抵擋。伏身一閃讓過。抬頭一看。只見那人身體魁梧。相貌嚴厲。頭裹黑巾。氣像雄偉。手裏

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映着火光。耀人眼目。因對他道。看你這人相個英雄。能於改惡從善。尚有後福。若是執迷不悟。那兩個就是榜樣。那人並不作聲。又是一刀砍來。蕭隱知不可理喻。同他走了幾合。見他甚是了得。不由暗暗奇怪。恐耽擱工夫。看准他肋下。用力一點。那人忽然不動。如泥塑木彫一般。蕭隱解他衣帶。把他網住。然後用手去他背心一拍。那人一個寒噤。又醒過來。見手足。網了。暴跳如雷的道。你使甚妖法。迷住了我。把我捉住。蕭隱道。我是光明正大的人。如何說是妖法。我是用點血法將你捉住的。那人甚是驚異。又問道。你是那裏來的人。是否烏風砦的人。若是烏風砦的人。我們立過條約。不應多我的事。而況你說不是妖法。何以忽然將我迷住。你就把我殺了。亦不甘服。蕭隱道。我是過路客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不知道什麼烏風砦。你定說我是妖法。我給你看看。就曉得不是妖法了。說罷。又把他肋下一點。那人登時又不言動。

了。又用手將他一拍。那人又復醒來。睜開眼睛。望着蕭隱道。果然是個英雄。我佩服了。請你把我殺了。死在你手裏。也不冤枉。蕭隱道。我看你是個好漢。本不忍殺你。但是有這本事。勇以濟惡。造孽更重。你能痛改前非。作個好人。亦可補從前之過。那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晌。惺悟道。我却願意痛改前非。但是惡名既彰。人家總認得我。怎肯輕放。蕭隱道。這有何難。你遠走他方就是了。那人大悟。因網着不好行禮。扑地跪下道。多謝指點。蕭隱恐他有詐。不敢就信。那人道。大丈夫信義爲重。怎肯二三其德呢。我亦不是貪生怕死。不過蒙你指點。留着此身。作些好事。以贖前愆罷了。蕭隱聽了。就把他解放。問他姓名籍貫。那人道。我姓龍。名淵。字大海。直隸保定人氏。本中過武舉。因流落江湖。陷身爲賊。承你爲義氣上放了我。若不作過好人。將來必遭慘死。蕭隱大喜。問他莊中你可有事。龍淵道。我去收拾了來。去不一時。帶了些男女二三十人。遠望見莊裏濃煙密

霧的火起。原來龍淵將金銀用物檢點了。就放火把莊燒了。剗了根株。到了蕭隱面前。把金銀分散衆人。叫各人回家。又把幾個屍首丟在火裏。然後要同蕭隱一路走。蕭隱道。你我不便同行。恐招人耳目。你前程萬里。記定今日誓言。必有好處。後會有期。你去罷。你去罷。龍淵跪下道。恩公大德。誓不敢忘。能否將姓名賜知。以爲紀念。蕭隱說道。這有何不可。就把姓名都說了。各自分手。蕭隱轉身頃刻回到田家。將情節說了。三人驚喜交集。真是五體投地。蕭隱就問那少年的姓名來歷。那少年道。小子姓楊。名大洪。山東兗州人氏。家世溫飽。我自幼最喜持刀弄劍。抱個不平。因有些膂力。人都叫我飛山虎。父親早世。母親溺愛我。因我歡喜武藝。就訪師覓友。教我本事。後來遇着一位過路姓陸的老人。生得身軀雄壯。虬髯虎形。見我學的本事。說都是左道旁門。無裨實用。叫我不要學他。我拜爲師父。請他指教。他就另教我各種技藝。三兩年之後。從前師父都

不能敵我。後來陸老人說是我武藝已成，尙要時常練習。我師父常替人保鏢。我跟着走了兩趟，平安無事。後來我師父被一個至好朋友聘去溼陽，作營中教習。我就頂了師父名，依然保鏢。不料頭一踏，就弄得大受其恥。傾家蕩產，蕭隱急問道：「是何原故呢？」楊大洪道：「我接了一起，由淮安到保定的生意，約有三四萬金。約個朋友同走，到了山東茌平縣，一座山下，忽然來了一夥強人，要搶劫銀鞘。我趕緊打個暗號告訴他，強人不聽，大聲說道：『我們不懂，我只曉得要買路錢。』我又告訴他，這鏢是陸某人的。陸某人是我的師父，那強人說：『陸某人老而無恥的東西，今天有他在此，要全數留下。你是個小輩，把你的鏢銀留下一半罷。』我那時大怒，仍捺住火性，對他道：『我們江湖上有義氣，有規矩的。你若如此，豈不惹人恥笑？那強人不等我說完，即大喝道：『你不必多言，我也不管那些。你好好留下一半，佛眼相看。如有半個不字，不說你全數鏢銀，連你的性命都』

替我留下。莫怪我無情的。我氣極了。拔出刀來。同他動手。不料他武藝高強。不是他的敵手。我的朋友上來幫忙。兩個打他一個。都敗下了。那朋友還受了傷。竟將鏢銀全數搶去。臨去時又大聲道。你那老而無能的陸老頭。不必叫他來送死。任憑什麼人。我都不怕。如有人想在我這裏要了臉去。真是作夢。說罷。押着銀鞘去了。氣得我無法可施。無家可歸。受了一場大羞辱。只好尋死。既而一想。此讐不報。何以爲人。我師父也不曉得。有人如此糟塌他。這銀子都是作生意的血本。我就回家把家私全行變賣。賠償了人。我就急急的要到奉天。尋我師父。不想遇着搶馬的事。我路見不平。想奪回馬匹。不想又坐騎被傷。被他們捉着。若非遇着你老人家。就被他們打死了。真是感激不盡。蕭隱道。原來如此。楊大洪忽地轉一個念頭。跪在地下道。恩公若能相助。此讐可復。但不知肯援手否。蕭隱道。鋤強扶弱。是我分內之事。况他口出大言。滅盡天下英雄。我倒要

看看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忽聽得田大郎問道。恩公我們捉的兩個人。如何發落。田二郎道。自然解官爲是。蕭隱道。解官自是正理。但不必提我的名字。我不耐煩。同那些官府去葛藤。田大郎道。這如何使得。黑風黨蟠踞在此。爲非作歹。添出許多案子。要想剿捕。無此力量。要通詳出去。又恐耽個不善撫治。地方多盜的處分。然而這個黑風黨。不但本省將軍都統曉得。連朝廷都曉得的。今替他。不煩一兵。不費斗粟的除去。安有不歡喜的理。若要叫我們冒了你的功。更作不到。恩公如不願居功。就不受他的賞是了。但是必要借重。同去一行。楊大洪亦極力慫恿。蕭隱心想。這兩個。人是不能放的。解到官府。我若不同去。亦是不行。好在我只把話說明。走我的就是了。想定主意。也就應了。遂又問楊大洪道。你師父那裏還去不去呢。楊大洪道。那如何不去。人家如此毀謗他。若不去時。後來他曉得。豈不要怪我。蕭隱道。你找師父去。我在山海關等你。快去。

快來。大洪道。我到遼東要走開原鐵嶺去。來往總有月餘。田大郎插嘴道。到開原鐵嶺。要進烏風砦的地方了。蕭隱聽得烏風砦三字。猛然觸起了龍淵的話。急問道。這烏風砦是什麼地方。想是聲名很大的。難道又是黑風黨一類麼。田大郎道。這却不是。提起烏風砦一段公案。真是令人可驚可喜。可感可頌呢。蕭隱道。到要請教請教。田大郎不慌不忙。說出烏風砦的原委來。正是

已逢絕類超羣客。

猶有驚天動地人。

畢竟烏風砦是甚地方。如何這等可聽。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田大郎演說烏風砦

蕭遜庵驚賊降童山

話說本朝幅員之廣。亙古無儔。這是人所皆知的。自太宗文帝。綏撫了內外蒙古。其後不侵不叛。世守恭順。至康熙雍正年間。又戡定了準葛爾厄魯特兩部落。東北邊疆。可無事了。不知北方沙漠之地。游牧的人。無城郭居室。人民逐水

草而居。所謂穹廬毳幕是也。且其部落甚多。大小不一。準厄兩部是其總名。在山西陝西口外的。如伊瑪圖。哈拉克。鄂爾羅斯各小部落。漸漸強勝。結連一片。東衝西突。頗爲邊患。其時朝廷正是平定金川回疆之後。兵力消耗。這起人又不奪地爭城。又不謀反叛逆。不過搶掠些人民牲畜。算作個疥癬之疾。所以不屑去問他。誰知膽子越玩越大。其中有兩個酋長。極爲勇狡。由西北路漸漸騷擾到東南邊來。就到了東三省的地界。黑龍江吉林將軍。因尙未到。他界內不便過問。僅飭邊吏用心防堵。這酋長就先進了奉天界內。盛京將軍也曾叫昌圖開原守邊將士去馳逐過。無奈人不中用。這酋長及部下都是慍悍善戰。騎射甚精。甚至飲血茹毛。同野人一樣。所以屢次挫衄。這酋長更肆無忌憚。就到遼河以內。搶劫商賈的資財。擄掠人民的牲畜。殺人如戲。焚殺甚慘。就看得內地的子女玉帛。金銀米粟。如儲之外府。探之囊中。于是邊地弄得十室九空。逃

亡過半。有幾個安土重遷的。都是虎口餘生。瘡痍滿目。這酋夷猶復敲骨吸髓。括膏搜脂。地方官只好袖手旁觀。無可爲力。其時觸動了兩個大豪傑。大爲不平。約了兩個結義的至友。誓師起義。要與這起酋夷誓不兩立。替本地百姓作個保障。擇巨流河適中之地。疊石爲城。立了碉堡。作了基礎。西至彰武臺門。東至威遠堡門。從東西遼河一帶。聯絡數百里。招賢納士。集草屯糧。不兩年竟成個大大的規模。你道這幾個什麼人呢。原來第一個姓熊。名元。字子方。直隸宣化府人氏。膂力絕大。武藝高強。據說足跡遍歷西北。直到俄羅斯境內。一日在蒙古深山中。遇着個人熊。被他打死。拖了死熊。一夜工夫。走了二百多里。至今這張熊皮猶在他家裏。虎豹之類。在他眼裏只當貓狗一樣。手用一根銅棍。九十九斤。三四百人。近他不得。第二個姓尹。名日奇。字振陽。是遼陽州人。亦是一身好本事。使起刀來。水洒不入。爬山越嶺。同猿猴一樣。更有水裏本事。能於江

海之底撈取物件。第三個姓周名必正字去邪。短小精悍。是山西大同府人。馬下馬上。無不精熟。隨身有一支火鎗。二尺多長。連發五六彈。是西洋精巧匠人製的。更有一樁本事。是於千百人中。赤手空拳。能奪人的兵器。據人說他有鐵布衫的法子。而且智足多謀。奇計百出。熊元尹日奇都遵他的號令。奉他爲軍師。這三人都是廣有家財。周必正更是豪富。情願把家資拿出來。作爲兵費。不要朝廷的糧餉。不索百姓的賦稅。在他砦內的人。無事則持鋤耕耘。有事則執戈捍衛。遠地百姓。歸之如市。他們見酋夷猖獗。朝廷不能討。官軍不能平。百姓受盡荼毒。氣憤不過。同酋夷惡打了幾仗。夷人大受其創。然而心不甘服。將來總要併掉一處。纔得干休。從前黑風黨的人。冒了烏風砦的名目。在外奸淫搶掠。烏風砦興師問罪。黑風黨力不能敵。情願改換名目。爲黑風黨。月月進奉。烏風砦因外夷騷擾。尙且結義抵抗。如何許內地的人爲非作歹。所以立了條約。

禁止他有害地方。驚擾百姓。後來烏風砦與曾夷打仗。無暇內顧。黑風黨又狂妄起來。所以弄得如此的。這就是烏風砦的原委。蕭隱道以毀家紓難的心。作爲民請命的事。真是英雄豪傑所爲。我倒要會會他。楊大洪道。那麼我們全行罷。先尋師父。後到烏風砦。蕭隱就應了。田大郎道。日高三丈。我等要料理了。此地歸奉天府新民州管轄。我等先到新民州罷。蕭隱道。新民州只二百里。到奉天有四百里。自然解到州裏。由州裏轉解奉天爲是。大家吃飽了上路。叫兩乘轎子。抬了賊人。田二郎在家照應。田大郎與蕭隱楊大洪一路押着。說說談談。衆人方知蕭隱有夜眼。及劍術。兩樁驚人的本事。不三日到了新民州。先尋個客店安頓好了。田大郎就來州衙。投了門上。說明一切。那門上甚是驚疑。把大郎看了又看。方問道。捉的人在那裏呢。田大郎道。在客店裏。門上不敢怠慢。進去通報。那州官得了這個消息。一驚一喜。驚的是地方上蟠踞的大盜。竟讓他

們掃穴犁庭。剷得根株盡絕。這個本領。可想而知。喜的是地方上可以居民安堵。雞犬不驚。我的前程可以無碍。又想到我等作地方官。不能掃除盜賊。讓幾個民人。動了公憤。除去面子上。狠不好看。我不管他。我只一隊數衍。將他們連人帶盜。解入府裏。任府尹怎樣發落就是了。想定主意。叫請花廳相見。門上出來。把田大郎領進花廳。這州官姓蔡。名有仁。正途出身。世故極熟。當時彼此見面。田大郎行過禮。蔡州官送茶上櫃。大郎再三不敢當。在下首坐。州官細問一切。田大郎把黑風黨搶掠奸淫。無所不爲。又把如何來搶馬。綁了我弟兄二人。要去送命。如何楊大洪抱不平。馬傷被捉。如何遇着蕭隱。把賊人捉了。解的危難。如何夜裏單身。平了巢穴等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知州聽了。亦暗暗佩服。因問道。這位蕭公在何處呢。田大郎道。恐途中有失。請他回來。此刻在客店裏呢。敬候指揮。州官立時叫人拿了帖子去。請蕭楊二位老爺。並派快役幾人。把

賊人一并解來。速速勿悞。差人領了言語。卽派了四名馬快。並轎子兩乘。到棧房去接。州官與楊大郎正在談黑風黨的罪案未了。差人已進來回說。蕭楊老爺到了。州官吩咐將賊人暫爲寄監。少刻審問。把兩位老爺請進來。差人反身出去。不多時領了兩人進來。年紀甚輕。頭一個英俊清秀。中等身材。氣度不凡。目若朗星。第二個身體略高。面容豐富。英偉可愛。州官見了。知是英雄之輩。趕緊起身相迎。蕭隱在前。楊大洪在後。搶步上前。州官急忙拖住。似乎不須行禮。于是大家長揖就坐。家人獻茶已畢。州官問了根由。見蕭隱語言洪亮。對答安舒。心中甚是欽佩。就贊道。老兄等英年豪傑。能替兄弟地方除害。真是受惠不淺。蕭隱躬身道。這是父台虎威所致。小子何敢居功。州官道。老兄成如此大功。兄弟不敢作主。明日多派兵役。同老兄解去府尹處。由府大人申詳請獎。蕭隱道。治下路過此地。偶爾効力。請獎之舉。斷不敢領。況有田氏昆玉與楊兄出力。

的州官道。不必過謙。兄弟將田楊亦叙在內便了。略加審取了口供。明日就可解去。因回頭叫請王師爺來陪坐。傳話升堂。不一時王師爺來了。州官請他暫陪。少刻就來領教。一面吩咐廚房備酒。遂立起身來道。失陪失陪。衆人齊立起來道。老父台請便。這裏王師爺極力恭維。約有半個時辰。把口供錄來道。兩個賊人不用刑罰。竟全招了。就交給王師爺。請他疊成文卷詳府。州官又問餘黨如何處置。蕭隱道。晚生想這些人。未必生而爲盜。有許多是迫脅而來的。故將黨裏金銀分散他們。各自歸田去了。州官大贊道。老兄佈置得宜。存心仁厚。就對王師爺道。就照此叙上罷。須臾酒席已齊。州官與王師爺相陪。席間暢飲劇談。互相酬酢。州官見蕭隱談吐豪邁。血性過人。田大郎老成穩練。楊大洪氣宇深沈。不由真心契重起來。席散後執着蕭隱的手道。我等一見如故。又不能暢聚幾日。老兄回路。可能再到兄弟處盤桓些時。蕭隱道。承父台厚愛。慙感之至。

如能順道。定來恭聆教誨。州官親自送出。仍叫轎子送回客棧。田大郎道。這州官尙算知禮的。要算如今的良吏了。蕭隱道。我看起先是假的。後來是真心了。楊大洪道。人家替他作了粗活。理應如此。到了奉天府。那府尹也不過如此。蕭隱道。這個難說。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此時作官的。羈縻敷衍。諱盜者多。他若有嫉妬之心。就不好了。楊大洪道。怎樣呢。蕭隱道。一則強盜被旁人捉了。面子不好看。二則弄得上下皆知。他地方有了強盜。你代他捉了。他還大大不情願呢。楊大洪道。這是你過慮。蕭隱道。並非我過慮。這宗人這宗事。總會有的。大家議論一番。歇息。次日州官又來親拜。並說明仍請諸位幫同解送。蕭隱道。治晚急要赴開原。楊兄又要到遼陽。恐不能遵命。州官道。這個總要有勞。始終其事。兄弟衙中人役。萬靠不住。中途設有不測。如何是好。好則開原遼陽皆是順路。不過多耽擱一二日。諒交不致誤公。將來給獎。尤須有人到案。蕭隱道。請獎一

事晚生意不在此。既老父台恐途中有失。晚生情願効勞。州官連連打拱道。有勞得狠。兄弟心感之至。獎勵一事。悉聽尊便罷。說着。叫家人拿過一個紅封來。道。這是些微路費。不要嫌輕。請收了。田大郎道。這個如何使得。我們盤川尙足。敷用。州官道。些微薄意。聊盡此心而已。謙了半天。方始收下。州官立起身來道。兄弟還有點公事。失陪了。少刻備好了。再着人來通知罷。三人送出門。乘轎而去。回來一看。紅封共是一百五十兩。上寫贖儀兩字。大約是每人五十兩。田大郎道。我們幫他的忙。就收了。亦不爲過。少時來了兩名差人。牽了三匹馬。請過安說。老爺不能親送了。多多拜上。兩個犯人已在此城外等候。田大郎等也就收拾。算還店錢。上馬出城來。見有十數人押着囚車。尙有一名把總在內。兩下請教過。就抬起犯人動身。往奉天進發。次日過了巨流河。下午到隆童山。蕭隱見山川糾縵。樹木叢雜。頗有戒心。暗暗招呼田楊留心。又走四五里。見一片大

樹林不見天日。心裏甚爲疑惑。忽見前面林子隱隱有人張望。急看似有許多
人藏在裏面。蕭隱想道。未必果有劫囚車的麼。正欲招呼各人小心。尙未出口。
只聽弓絃响。押解兵丁內已有一人。噯哨一聲。中箭倒地。忙對田楊二人道。劫
囚車的來了。你們招呼着。自己卽拍馬上前。欲看個原由。不想口笛一响。林子
裏擁出三十餘人。頭紮黑巾。手執弓矢刀劍。如飛奔來。蕭隱想道。這事不妙。如
同他動手。未免殺傷太多。若不同他動手。我們一衆必有死傷。只要給他們點
怕懼。把他們嚇走就是了。卽加了一鞭。迎上前去。不想那箭已紛紛向頭面上
射來。蕭隱用劍撥落地上。大喝道。你們這些不怕死的東西。那個敢來看科害
罷。一面說。一面急在腰間拔出黃姑贈的劍來。只二尺多長。晶瑩耀目。纔出了
鞘。卽嗤的一响。一道白光飛去空中。盤旋天矯。如一條白龍相似。又如幾十道
電光閃爍。蕭隱用手向大樹林一指。那白光卽向樹林邊。如鶯燕梭。如蝴蝶

穿花霍霍地耀得人眼光不定。不片刻把一顆大樹粗細枝子盡行剝落。只騰得一根孤樁。把手一招。白光飛回。依然是一柄短劍在手。卽對衆人喝道。你們看見麼。你們的頭。有這結實麼。整千整萬的人。亦不中用。不講你這幾個人了。我不殺你們。速速各人回去。安分守己的去罷。嚇得衆人骨軟筋疏。魂飛魄散。那個再敢上前。一起爬在地下亂磕了些頭。飛奔而去。這邊田大郎楊大洪同押解囚車的人。一個個也是目瞪口呆。橋舌不下。忽聽得耳中說道。我們趕快走罷。纔把衆人驚醒。田大郎道。你老人家有如此本事。真是劍仙了。蕭隱道。劍仙那裏當得起。不過曉得劍術罷了。此劍師父所贈。不可妄用。今日見來的人多。恐怕兩下裏互有殺傷。所以勉強一用。田楊衆人驚歎不止。從此再走二日。到了奉天。仍然尋了客店。田大郎同差人到衙門投遞文書。那奉天府尹姓名玉書。作事任性。生來褊急。接到新民州的詳文。看了一遍。大爲不悅道。這是

一起什麼人。居然膽大妄爲。殺害多人。蔡知州也是大不曉事。還接待他們。供應他們。情願弄個地方多盜的考語。這不奇麼。躊躇了一會。叫他明天早堂聽審罷。門上出來告訴了田大郎。同差人。田大郎心想。府尹怎這驕傲。又對門上道。明日早上亦可。先將兩名賊人寄監。這是我們的干係。門上怕撞釘子。不肯去。田大郎再三託他。來差亦幫着說。門上無法。又進去對府尹說了。府尹怒道。他一路四五百里都照管了。難道一夜工夫。又不能了。門上回道。他們說過。路上是他們的干係。到了這裏。就是我們的干係了。府尹大怒道。誰叫他弄這干係在身上的。我不曉得那些。只叫他好好看守一夜。明天再說。門上無法。只得出來。把這話一一對田大郎說了。田大郎大怒道。天下有這等作官的人麼。他能叫我們看守麼。我回去。或是把兩個賊人放了。或是把他殺了。我們走我們的路。看他有甚法子到我們。來差嚇的。不敢作聲。田大郎已大踏步走了。差人

無法亦只得跟來。蕭隱在店。叫店家作飯弄菜。等田大郎回來同吃。自己在那洗臉吃茶。忽見田大郎滿臉怒氣。坐下不語。蕭隱詫異道。田大兄何事不悅。田大郎跳起來道。這狗官如此可惡。前日你說的話。真有先見之明。就把府尹傳出來的話說了。你道不令人生氣麼。我們或是放了。或是殺了。走他娘的路。看他怎樣。楊大洪亦大怒道。這狗官混賬。既如此。我們不必殺他。竟是放了。弄得他地方不得安靜。看他這官作得穩麼。蕭隱道。二位不要焦躁。我們就看守一夜。看他明天怎個辦法。我們自應先理後兵。爲是。叫店家開飯吃。把同來的解差。在前進吃飯。剛吃完。忽見店家回來。帶了幾個府裏差人。一擁進來。正是仗義輕身擒盜賊。

功成當道遇豺狼。

畢竟府尹差了人來到店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渾府尹當堂受諷刺

奇女子暗地寄刀函

話說店家帶領了府差進來。大家錯愕不定。不曉得是禍是福。只見有一個差人上前道。那一位是姓田的。姓蕭的。田蕭二人只得答道。我們姓田的。差人道。我敝上自接到公事。本擬親自過來奉拜。並押解犯人。因有要公。未能前來。特差我等送信來此。先將犯人押下寄監。明日早堂當面請教。說罷把信送上。田大郎接過打開。同蕭隱看道。

逕啓者。適間義士等捉獲惡黨。協同新民州快役。解送本府。理應即時迎候。並將犯人點清寄監。因有要公延擱。以致不得分身。開罪良多。無任歉仄。茲特派快班四名。皂役四名。至貴廨起解。望即點清交來。役爲荷。明日早堂再行速駕。專此肅佈。敬頌。

旅安

名正肅 七月二十日

另外一張名片。上寫任玉書三個大字。看了不錯。蕭隱道。既是府尹大人來要。

犯人。我們仍當親自解去。庶不有誤。田大郎點頭。當卽把犯人囚車推出。各人暗帶兵器。押着到府衙裏。看着送進監去。方始回店。大家猜疑不出前倨後恭的道理來。蕭隱道。這有何難。他必是聽見田大兄或放或殺的話。恐怕真有此事。所以先將犯人要。去。明日早堂必另有風波。楊大洪道。我們倒不如走罷。省得同他糾纏不清。蕭隱道。那豈是丈夫所爲。我等光明正大。毫無隱飾。怕他作甚。明日見景生情就是了。大家遂安歇。原來這府尹果然聽了家人轉述。田大郎臨去時。或放或殺的話。心下暗暗吃驚。躊躇一會。把幕府師爺請來。將原委說了。師爺道。東家太心急了。他既解了犯人來。無論如何。自應先把來犯下在獄裏。再說。黑風黨聲勢浩大。蔓延極廣。其中狠有能人。所以官兵不能取勝。竟被這幾個人一夜剿滅。必是非凡之人。又有新民州申詳的解送一節。昭昭在人耳目。百姓們必定歌舞歡喜。如釋重負。今一夜連賊連捉賊的。忽然不見。不

是個大笑話麼。要是傳到上頭。曉得來要人呢。或者他們竟將賊人解去。將軍衙門請功。說明府尹不肯收的。要問下來。地方窩聚大盜。百姓受累無窮。府縣不能及時收捕。有人捉來奉獻。尙不肯收。不知是何居心。東家怎樣回答呢。況且明明白白。新民州審好口供。派人協解來的。如何府裏不收呢。這事東家還請三思。任府尹被師爺入情入理。侃侃而談。說了一大套。登時無言可答。半天道。這事弄僵了。怎樣挽回呢。師爺道。要挽回也不難。只寫一封信去。只說公事忙迫。不能分身。叫幾個差役把人犯捉來下獄。他們亦願意的。等明日問了口供再說。府尹連連稱是。所以寫了信來。把犯人提去的。次日早堂。府尹從監裏提出賊人來問口供。不想與新民州的供。全行翻了。你道是何原故呢。原來昨日田大郎受了府尹的氣。回去大跳大叫。把知府說的話。全行被兩個賊人聽了。個清清楚楚。頓然生出狡計。兩個在獄裏一夜商量好了。今日上堂。就供道。

小人們並非什麼白風黨黑風黨。原是由山東販馬的。在鐵嶺買了兩匹好馬。正要進關。忽被田大郎搶去。小人不服。約了幾個人重復搶回。竟被這過路姓蕭姓楊的。幫同打架。傷了我們許多人。還把我們硬作爲黑風黨的人。總要請青天大人伸明冤枉。釋放回家。公侯萬代。府尹聽了。疑惑不定。又問道。你們在新民州已經招了。何以忽然到此翻供呢。二人道。州裏老爺不能作主。小人們有心胡亂招了。原想解到這裏。再行訴明冤枉的。而且姓蕭的殺了我們多人。也要請大人審明辦理。府尹聽了。毫無主意。立刻叫人拿名片。把田蕭楊三人請來。不許多說閑話。不一刻三人來了。上堂見了府尹。作了長揖。府尹坐着巍然不動。三人知有變局。只聽得府尹問道。你們捉的兩人是什麼人。從何處捉的。一一說上來。田大郎怒目豎眉。挺身直立的大聲道。他們是黑風黨的首領。大人還用問麼。府尹道。你聽他們的訴詞罷。又對二賊道。把原委說清楚了。兩個

賊人又把剛纔話再說一遍。對着田蕭二人道：你們要愛那馬。就叫我們送你未爲不可。何必傷了我們多少人。不算數。還有硬說我們什麼是黑風黨的首領呢。田大郎越聽越氣。竟說不出話來。恨不得一拳把這府尹打死。蕭隱却從從容容的問道：大人信他的話麼。府尹道：話雖不可盡信。其中也有情理。蕭隱道：州尊的詳文。不能算數麼。府尹道：不曉得這蔡知州被你們怎樣哄騙信了。就不明不白的詳上來了。蕭隱道：這宗官吏。大人能要他在屬下辦事麼。既說知州被我們哄騙。大人就不信他的話。難道大人狠信強盜的話。大人亦是被強盜哄騙了麼。自己屬員。說話不足信。強盜的話。倒可信。足見得官吏不如強盜。強盜盡是官吏。朝廷派大人來作一方長官。什麼要派蔡州牧來佐理。爲何不叫強盜來作大人的屬員呢。黑風黨聚衆立寨。無法無天。奸淫搶掠。無所不至。大人堂堂皇皇。三品大員。朝廷寄以民社之責。不能替百姓除害。任他胡作。

非爲不能捕捉。有旁人不動聲色。替大人除去盤踞的大慝。反要縱盜誣良。明明是盜。大人反要偏袒。明明是好人。大人反要誣讎。這是朝廷命大人來作官的本意麼。幸而兩個賊。只說他不是強盜。假如他反過來說。我們是黑風黨的賊。不知大人又怎樣辦法。這一席話。忽莊忽諧。如嘲如諷。有情有理。把個府尹說得滿面通紅。羞慚無地。旁聽的人亦洗耳拱聽。暗暗點頭。府尹腦羞成怒。拍案大怒。喝道。你這光棍竟敢咆哮公堂。藐視官長。與我拖下去打。蕭隱大聲道。慢着。咆哮公堂是一事。審問強盜又是一事。不能因硬說我們咆哮公堂。連強盜都不問。請大人先問了強盜的罪。我們情願領咆哮公堂的罪。府尹怒極。對站堂的差役道。我叫你們打。你們敢違我的言語麼。衆差人只得上來。五七個拖手拉衣。要想把他捺倒。誰知挺立不動。有個差人拿上大板。對蕭隱腿肚一板。要想打得跪下。只聽得哢擦一聲。板子批成幾片。那差人板子一丟。搓手叫

疼。田大郎同楊大洪大怒，揎拳擄袖，正欲動手。蕭隱看見大喝道：「你兩個不准動手，是非自有公論。這個官不講理，我們另找講理的去。這些人能經得住我們動手麼？」田楊就不動了。蕭隱又對府尹道：「問官用刑，原是該的，都是打不講理的，不能打以理辨白的人。你左袒惡人，誣陷善良，功名諒不能保。你如其不早改悔，你小心你的首級就是了。」那府尹見蕭隱相貌堂堂，聲音朗朗，威儀出衆，膂力非凡，又且出語驚人，心下有些害怕，只是一時轉不過來，坐在堂上，汗出滿臉，好生難受。幸虧有個家人受了師爺的言語，送上一碗茶，低低說了一句：「退了下來。」那府尹定了神，喝口茶，方說道：「你這利嘴，可惡之極。待本府訪問明白，再辦你。」叫人把賊人仍行寄監，把蕭田楊暫押外所退堂去了。楊大洪尙欲有言，蕭隱望他使個眼色，止住他。差人把他三人帶了押所，心下本不敢輕視，再加田大郎用了些錢，所以依然有好飯吃，有好睡處。蕭隱對二人道：「今日

情形也夠他受了。却是萬不能動武的。暫屈你二位一夜。明日包你把你恭維起來的。到了人靜。蕭隱想使點本事。嚇嚇府尹。使他改悔。遂輕輕起身。暗暗出房。一躡身。連越幾重屋宇。剛到上房屋脊。他是有夜眼的。突見對面房子上。立着個黑衣女子。臉向那邊。只見青布包頭。露出雪白粉頸。兩個耳墜。微微擺動。身穿黑衣。腰繫青裙。足下穿着青緞鞋子。不到四寸。背上插着一把雙鋒寶劍。映着星光。閃閃不定。正欲上前。只見那女子掉轉身來。媚眼含情。長眉入畫。櫻唇微綻。臉現雙渦。望着這邊。微微點頭。似有含笑之意。一轉身。如驚鴻振羽。春燕回身。瞥眼就不見了。蕭隱大驚。想道。此處竟有這等人物。這人物又有這等本事。看他身體靈活。眉目秀麗。竟是個美人。奇怪極了。隨即一聳身。到了女子立的所在。四面一望。毫無人影。心疑莫非是刺客麼。假如將這府尹刺死。那我就是有口難分了。急回身來。至上房。朝下一望。毫無動靜。唯有房裏燈光未息。因

伏身瓦鈎朝裏看。不甚清楚。輕輕落落將下來。蹵到牕戶口一探。並未上門。像是虛掩。從牕戶洞張進去。嚇了一跳。見桌上擺着燈。燈旁邊明晃晃戳着一把刀。刀下刺着一張字兒。要想看看是寫的什麼東西。把牕戶輕輕推開。伸手拿到牕外。在黑地裏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信箋。又像諭帖道。

字示任玉書知悉。爾自蒞任以來。執拗顛預。毫無一善及人。趙紳一案。任性偏斷。致斃孀婦之命。貞魂入夢。尙不知悔悟耶。黑風黨慘無天日。勢將燎原。非爾養癰爲患。伊誰之責。幸天生大俠。爲爾掃除。陞遷所基。爾宜如何敬禮之。尊崇之。庶稍足執讒間之口。而快黎庶之心。乃反爲任性。魚肉善良。果何心乎。上游之耳目不及察。下民之才力不及誅。余足以制爾之死命。先留利匕首以示警。欲保首領。速速悔改。勿延切切。

底下不署姓名。細看字跡柔媚娟秀。的是女子手筆。蕭隱依然送進。把刀戳上。

心中輪轉了一回。知道這女子必是爲己而來。明日可以無虞。但是這女子與我初無一面。何以替我出力。冒險來救。而且眉目之間。似含情愫。頗有垂青之意。尤爲不解。我是個不好女色的人。他果然有情。未免濫用了。又想到他既諄諄青目於我。我若木石爲心。那就辜負他一片痴情了。況且房幃之樂。雖我所不愛。那詞續之計。也是難免的。他年若有家室。定有這宗人作配。方不辜負我呢。胡亂想着。已回到押所。入內安歇。心上似乎如有所失。不由自己詫異道。我長到二十三四歲。從不曾見色動心。今日何以意馬心猿。爲這女子奔馳起來。不好。不要墮入情障裏去。趕緊收攝心神。作那煉氣煉力的工夫。以爲排遣。無奈心中。只像仍有女子。立在屋脊上似的。自己也不解如何原故。想了一會。就尋出筆硯。作了二首詩道。

閒事無端入夢侵。天風環佩孰知音。定憐駿馬黃金骨。肯負姮娥碧海心。

老驥孤踪悲遠道。驚鴻倦羽入深林。山城一夜聽寒柝。自悔閒情入障深。同是天涯斷梗萍。空山誰結歲寒盟。無情天地何生我。有意風塵實負卿。鴛瓦難尋弓樣跡。龍紋猶見劍光明。曇花一現瑤臺影。塵海茫茫莫問名。時已五更。朦朧朧就睡了。且說任府尹次日早上睡醒。正欲起身。聽得僕婦們噉噉喳喳。又是刀呀。字呀的。鬧不清。任府尹問什麼刀。這莫大驚小怪的。有一個最會討好的。搶着回道。桌上不知那裏來的一把快刀。底下還有個字兒。府尹聽了。知道事有蹊蹺。說拿來我看。又有個最會獻勤的。趕着送上。府尹先看那字。不覺毛骨聳然。冷汗直淋。再看那刀。只七八寸長。霜鋒雪鏗。銛利無倫。愈加驚得渾身麻木。這個討好的僕婦道。大人臉上有汗。想是秋熱。人虛心不虛。我來替老爺搨搨。說着拿過扇。站在大人旁邊。用勁的搨。不覺把紙條搨掉飛去。任府尹大怒。喝道。滾開去。要你多事。拿水來洗臉。那僕討個沒趣。咕都着

嘴走開了。另有僕婦舀了水來。夫人洗臉。伸下手去。覺得很燙。又罵道。該死的糊塗東西。不怕把人燙脫皮麼。這起不中用的。明天一起替我滾蛋。這一吵把太太也吵醒了。說什麼事呀。這些人只能作樣。那能作事。我不起來是不行的。隨即穿衣下床。維時有人添了涼水。洗過了臉。太太問吃點什麼點心呢。吃蓮心粥呢。吃雞絲麪呢。總不見老爺答應。太太不知就裏。又問道。你爲什麼生氣。呵。底下人不好。罵一頓算了。何必動氣呢。府尹焦躁道。你曉得什麼。我要被人殺了。你還是這麼七答八答的。鼻子裏哼了一聲。就出去了。太太也掃了興。大爲生氣。把衆僕婦叫來用勁申飭了一頓。依然倒在床上睡了。衆僕婦咕裏咕嚕。總怪這討好獻勤的兩人不好。帶累大家挨罵。這兩人不服。吵成一窠粥。好半天還不肯歇。到底讓大人進來。大罵了一場。都要攆了。一個個纔不敢作聲。原來這府尹看字之後。心裏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你道趙紳一案。是什麼

事呢。原來本府有個紳士。作過國子監祭酒的。年老告歸。年記有六十歲了。家中續娶的夫人。方四十歲。平日嫌丈夫年老。不能暢其所欲。暗中就私通一個家人。趙紳前妻生子。娶了李氏爲妻。兒子死了。李氏青年守節。却甚規矩。唯有歡喜修飾。平時擦脂抹粉。打扮入時。趙紳恐怕他有心炫耀。已非一日。這天趙紳不在家。續娶的太太。正同這家人並坐偃倚。不意被李氏無心中撞見。夫人自知理虧。恐怕被媳婦說出來。就在趙紳面前。說媳婦年少寡居。不知韜晦。同家人鬼鬼崇崇。恐有不端之事。趙紳平時本就疑心。今聽夫人之言。認以爲真。就借故教訓了李氏一場。話中隱隱說他無恥。李氏知道公公聽了閒話。又不便當面說出婆婆醜處。氣的哭了一場。怎當得夫人在趙紳面前。冷言熱語。百般挑唆。趙紳聽了。就把媳婦送回娘家。另有一信給他哥子。信中含糊說道。令妹年輕。子女俱無。久守非策。請尊處代爲設策。無論如何佈置。寒舍斷不過問。

卽令妹亦必樂從云。他哥子接了此信。氣得要死。說妹子必有形迹可疑之處。落在人眼內。纔把你送回的。李氏哭着把婆婆之事說出。他哥子不信。說是自己不好。誣栽旁人。後來經李氏說明時日。家人姓名。指天誓日。斬釘截鐵說了。他哥子方信被人污蔑。氣得在府尹處告了一狀。任府尹隔日親提。見李氏二十一二歲。油頭粉面。粧束合時。暗想這宗人。豈能守節。因心中揆了成見。料定李氏不好。遂左袒趙紳。對他哥子說。青年守節。本是難事。本府不便深究。况家庭曖昧之事。他婆婆耳目切近的。你好好將妹子領回。替他設個長策。亦好。李氏爬了一步道。大人呵。這裏頭有點情節。稟明大人。府尹不等說完。就道。你不必說。我曉得了。天下有錯處的人。總要說他人有錯。自己不錯。越是說不錯。他的錯處越顯出來。我也不必多說。你回去同哥子商量個長遠計策罷。說罷退堂去了。這李氏因當堂受辱。外間議論紛紛。家中也不當他個人。含了不白。

之冤。無處伸訴。就自縊而死。他哥子自行棺殮。也不訃告趙家。不料這趙夫人無端的見神見鬼。胡言亂語。說李氏來叫他到陰司對質去。一刻就自己打嘴。一刻又拿刀混戳。弄得合家不安。再一打聽。纔曉得李氏自縊。于是求神拜鬼。許願燒香。不多幾天到底死了。任府尹聞得嚇了一大跳。知道自己偏見枉斷。屈死貞婦。聽得李氏死後如此靈驗。居然索命。自己提心吊膽。疑心生暗鬼。果然連夜夢見李氏。或是愁眉苦臉。或是咬牙切齒。或是披頭散髮。弄得府尹食不甘味。睡不貼席。又不好意思告訴人。連他夫人面前。都未說過。今日忽見這一紙函中。有貞魂入夢之語。你道他怎不害怕。所以這些人都撞了頂子。當時府尹想了半天。定了主意。因函中有升遷官階的話。就踱到花廳。叫家人帶蕭楊田三人來問話。家人來到外所說明。楊大洪道。今日這狗官再要作威作福。就痛打他一頓。情願認罪。蕭隱笑道。今天與昨日大不相同了。包你待爲上賓。

田楊似信不信的。來到花廳。不想剛上台階。任府尹已迎上前來。臉上帶紅。似含羞愧之色。拱手對三人道。昨日未曾訪明。一時鹵莽。竟至冒昧。開罪得狠。今本府已細細訪明。知道誤累好人。尊駕等是豪俠義士。所以特爲陪罪。蕭隱聽他一派搗鬼。甚爲好笑。口裏說道。大人說那裏話。昨日晚生亦冒犯虎威。死罪死罪。大人不治狂妄之罪。反加優禮相待。心中愈加羞愧了。府尹聽出話中有刺。好生難受。勉強道。豈敢。總是兄弟一時性急之過。說着讓進花廳。分頭坐下。府尹道。兄弟愚昧的狠。仍要請教。平定黑風砦的原委。田大郎先將搶馬一段說了。其次楊大洪又把抱不平馬傷被捉說了。然後蕭隱把夜間單身入穴。誘出賊人。除去爲首。解散脅從。燒了賊窠的事說了。府尹聽了。甚爲驚心。愈覺不安。又道。賊人口供與蔡牧問的不符。尙須屈留老兒們在此。盤桓一天方好呢。蕭隱道。賊人是聽得大人與晚生等爲難。忽生狡計。因而改供的。大人只須把

他們分開研訊。就可立見真情了。府尹大悟。連連作揖道。領教領教。待本府審明後。申奏出去。極力保獎便了。蕭隱道。這個晚生已經在蔡父台處稟明。斷不敢領。府尹道。這是朝廷定例。安可推辭。蕭隱道。既承大人雅愛。把這田兄名字開上罷。田大郎道。那如何使得。千萬不可。府尹見他們再三推辭。暗暗歡喜。遂說諸兄不必過謙。本府自有辦法。吩咐廚房備酒。蕭田等再三不肯。要立刻回寓休息。府尹見留不住。無法可施。想了一會。就叫速來三乘轎子。一直抬到二堂。請三人坐進。放了轎簾。送回客寓。隨後就是一桌酒席。每人一百兩程儀。蕭隱等不肯收。家人致主人之命。無論如何。總要請收下。蕭隱等只得收了。這府尹爲人本不大壞。唯好作聰明。常喜任性。初因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同蕭隱等鬧翻。後來得了匿名信函。道着他的心病。着實寒心。一想他們只有益於我。無害于我。何苦同他反對呢。後來再把信一看。見字寫得秀媚。料定是女人所作。

要爲害怕，所以反轉臉來，恭維他們。既而同蕭田一談，曉得他們不願獎勵，更爲歡喜。落得冒了他們的功，以邀厚賞。又依了蕭隱的話，把賊人分開研訊，誘出真情，就定了底稿。府尹本能專銜出奏，他仍會了盛京將軍的銜，粧點得極其有功。奏上去，隔些日子，果然奉到上諭道：

昨覽盛京將軍額勒圖阿奉天府尹任玉書所奏。黑風黨肅清一摺。黑風黨蟠踞三四年。蔓延數百里。官軍屢次剿撲。負隅抵抗。蹂躪地方。誠爲可慮。奉天府尹竟能延訪英俊。不避艱險。尅日掃除。足見該將軍額勒圖阿該府尹任玉書平日尙能盡心民事。調度有方。是以將士用命。迅奏膚功。此次在事文武員弁。不無微勞足錄。用特從優叙獎。以示鼓勵。盛京將軍交部從優議叙。奉天府尹任玉書賞加二品頂戴。遇巡撫缺出。奏請簡放。新民州知州蔡有仁。着欽加道銜。賞戴花翎。俟俸滿後。以知府補用。義士

蕭隱膽略出衆。勇敢可嘉。既不願叙獎。着南書房書義勇無雙。扁額一方。賜給縣掛。民人田承德楊大洪。均着賞銀五百兩。以示優異。所捕賊人。訊明後。卽着就地正法。其被賊人受害地方。准免一年租賦。所有善後事宜。仍着該府尹督同地方官妥爲辦理。餘着照所奏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府尹奉到廷寄。大喜過望。暗想我只花去三百銀子。一桌酒席。買了如此一個大獎賞。眞眞官運亨通了。此是後話。交代已畢。如今且說蕭隱等收了酒席。叫店家整治好了。賞了店家幾樣。三人大飲大嚼。直到二更方始安歇。次日言明。田大郎回家。蕭楊二人到遼陽州去。三人依依不捨。含淚分手。不說田大郎回家。且說蕭楊二人曉行夜住。同行前去。要依蕭隱。五六百里。一天就可到了。無奈同楊大洪同行。一天只好走一百餘里。走了三天。到了遼陽。訪問黃老人消息。誰知被吉林將軍請去教練旂兵去了。楊大洪好生焦急。蕭隱亦快快不樂。

正是

客子行踪如斷梗。

故人情緒等浮雲。

畢竟蕭楊二人如何會着黃老人。且聽下回分解。



雍正劍俠奇案第一冊

一三四



雍正劍俠奇案第一冊終

宣統三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著者 白下澹秋生

印刷者 集成公司

發行者 中國偵探會社

發行所

南洋官書局 江左書林
改良小說社 朝記書莊

雍正劍俠奇案

前集共三冊每冊大洋五角